

SOME PEACES NEVER LET YOU GO

HAND DOTAL MAKEN THE PLEASE NAME OF SOME THE REPORT OF THE PROPERTY OF THE PRO

PHOUNTS DESCRIPTIONS

FEBRUARY 19







目录

Content

- Chapter 1
- Chapter 2

Chapter_1

第1节: 隔离岛(1)

1

泰迪·丹尼尔斯的父亲曾是一名渔夫。父亲曾带泰迪去看那些岛,那时泰迪还是个小男孩,年龄尚幼,在渔船上帮不上什么忙。

泰迪看到,其中一座岛上,颜色柔和的小棚屋沿着海滩排列,另一座岛上,一幢石灰岩房屋破败不堪。父亲把鹿岛上的监狱指给他看,还有乔治岛上庄严的堡垒。在汤普森岛,高高的树林间满是鸟儿,它们的鸣叫就像冰雹和玻璃砸落时发出的尖锐的声音。

这些岛之外,那座被称为"隔离岛"的岛屿孤卧在那里,仿佛西班牙大帆船上扔出的一件物品。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小岛被废弃,植物肆意生长,绵延至制高点的堡垒也被藤条紧紧缠绕,爬满厚厚的苔藓。

"为什么要叫隔离岛?"泰迪问。

父亲耸耸肩。"你就知道问为什么,总有那么多问题。"

"是啊,可是为什么呢?"

"有些地方一旦有了名字,就一直这么叫下去。可能是因为海盗吧。" "海盗?"

泰迪喜欢听到这个词。他眼前浮现出他们的模样:彪形大汉,戴着眼罩,脚蹬长靴,手持雪亮的利剑。

父亲说:"从前,那里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处。"他的手臂扫过地平线,"就是那些岛,他们躲在那儿,还藏着金银财宝。"

泰迪想象那一箱箱金银财宝,钱币从箱边溢出来。

后来他感到难受,反复而剧烈,呕吐物像一段段黑绳,从父亲的渔船一侧落入海中。

父亲很惊讶,因为之前泰迪一直没有吐过,而此时船已开出几小时,大海波澜不兴,在一片宁静中闪耀着光辉。父亲对他说:"没关系,这是你第一次出海,没什么丢脸的。"

泰迪点点头,用父亲给他的一块布擦了擦嘴。

"有时候大海起伏不定,连你自己也感觉不到,直到这种作用从你体内爆发出来。"

泰迪又点点头。他没法告诉父亲,让他反胃的并不是船的晃动。

是因为这海水。海水在他们周围展开,将整个世界连成汪洋一片。泰迪深信,它可以吞没天空。那一刻之前,他从没意识到他们如此孤独。

他抬头看父亲,双眼潮湿发红。父亲说:"会好起来的。"泰迪努力露出笑容。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父亲随一艘波士顿捕鲸船出海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年春天,几片船骸被冲上赫尔镇的南塔斯克沙滩。赫尔镇是泰迪长 大的地方。一条龙骨,一块底部刻着船长名字的电热板,几个番茄和土 豆罐头,还有若干破了大洞、形状扭曲的捕龙虾器。 人们在圣特丽莎教堂为这四名渔夫举行葬礼。教堂后面紧靠大海。就是这同一片海,曾夺去教区内众多居民的生命。泰迪与母亲站在一起,聆听致予船长、大副和一名渔夫的悼词。渔夫叫吉尔·瑞斯塔,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自从带着粉碎的脚踵和头脑中太多丑陋的景象从一战战场返乡后,就在赫尔镇的各家酒吧引发恐慌。然而,现在他死了,一位曾受他恐吓的酒保说,一切都会得到宽恕。

船主尼克斯·科斯塔承认,他几乎不认识泰迪的父亲,只是在开船前最后一刻雇用了他,因为当时一名船员从卡车上跌落摔断了腿。不过,船长对他评价很高,说镇上人人都知道他会干活。难道这不是对一个男人的最高褒扬?

站在教堂里,泰迪想起在父亲船上的那天,因为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一起出过海。父亲总说还会去的,然而泰迪明白,父亲这么说仅仅是为了给儿子一点面子。父亲从未明了那天的事,但在回家途中,两人曾传递过眼神。那时他们正穿过那一串岛屿,隔离岛已落在身后,汤普森岛还在前方,城市的天际线如此近距离清晰可见,让人觉得可以捏着一座建筑的尖顶把它提起来。

"这就是大海。"父亲说。他们背靠船尾,父亲的一只手在泰迪背上轻轻抚摸。"有人为它着迷,有人因它丧生。"

他望着泰迪,让泰迪思考他长大之后会成为哪一种人。

一九五四年, 他们从城里乘坐渡轮前往那里。

第2节:隔离岛(2)

不过,今天渡轮并不是遣送病人到精神病院的。船上只有泰迪和他的新 搭档恰克·奥尔,几个装着邮件的帆布袋,还有几箱药品。

旅程刚开始, 泰迪就跪在马桶前大口呕吐。

他可以想象,恰克回家告诉妻子——假如他有的话,泰迪甚至连这个都不知道——他与具传奇色彩的泰迪·丹尼尔斯初次见面的情形。"亲爱的,他可喜欢我了,一见面就吐了。"

他确定这阵呕吐已经过去,胃不再翻腾,头也不再眩晕后,才把手和脸

冲洗干净,在水槽上方的镜子里照了一下。玻璃镜面被海水中的盐分腐蚀了大半,泰迪刚好能够在镜子中央的一小块地方勉强照见自己:一名仍然相对年轻的男子,留着美国大兵式的平头,然而脸上已布满战争和之后岁月留下的痕迹。他对追踪和暴力的双重迷恋活生生地显现于那双曾被多洛蕾丝形容为"狗一般哀愁"的眼睛里。

我还年轻, 泰迪想, 看上去不该这样愁苦。

他调整腰间的皮带,让手枪皮套落在臀部,接着从马桶顶部取回帽子戴在头上,调整了一下帽檐,让它略微右倾。然后他抽紧领带,一款大约一年前就已过时的花里胡哨的领带,但他依旧系着,因为那是她送的。某年生日,他坐在客厅里,她用它轻轻蒙住他的双眼,双唇紧贴他的喉结,一只温暖的手抚着他的脸颊。她舌尖有橙子的味道。她悄然坐到他的腿上,解去他的领带。他闭上双眼,闻着她的味道,想象她的模样,将她的形象刻在脑海里。

泰迪仍可以做到闭上眼便看到她。但是,近来白色污迹模糊了她的某些部分——一片耳垂,睫毛,头发的轮廓。虽然还不致完全模糊,但他担心时间正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从他脑海里那些画面边框上碾过,把它们碾得粉碎。

"我想你。"他说道,穿过厨房走到甲板上。

外面温暖而晴朗,但海水闪动着一丝丝铁锈般的暗色光芒,整体呈现出灰蒙蒙的青白,这暗示着海水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变暗,正在聚集。

恰克从他的扁形酒瓶中啜了一口,向泰迪歪了歪脖子,扬起一道眉毛。 泰迪摇了摇头,恰克于是把酒瓶塞回西装口袋,用外套衣襟盖住大腿, 向大海望去。

"没事吧?"恰克问,"你看上去脸色苍白。"

泰迪耸耸肩,"我没事。"

"确定?"

泰迪点点头,"刚刚适应船的摆动。"

他们默不作声地站了片刻。大海在四周起伏,海水如丝绒般黑暗而柔

滑。

"你知不知道,它过去是一个战俘营?"泰迪问。

恰克说:"你指这座岛?"

泰迪点头道:"那是在南北战争时期。他们在岛上建了一座堡垒,作为 兵营。"

"那堡垒现在用作什么?"

泰迪耸耸肩,"我也说不准。以前这里的各个岛上都有不少堡垒。战争期间,大多数都成了炮弹的练习靶子,现在所剩无几了。"

"可是这座精神病院……"

"据我所知,他们用了过去的旧营房。"

恰克说:"就像让病人进行基本训练,嗯?"

"我可不希望这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泰迪转身背靠栏杆,"那你有什么经历,恰克?"

恰克笑了。他比泰迪略壮一些,矮一些,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高,满头浓密的黑色鬈发,橄榄色皮肤,纤细优雅的双手看上去与身体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仿佛自己的手被送去店里修理,暂时向别人借来了这一双。 左脸颊上有个长柄镰刀状的小伤疤,他用食指在那里轻抠一下。

"我总是从这道疤讲起,"他说,"通常人们早晚都要问。"

"好啊。"

"这不是战争造成的。"恰克说,"我女朋友说,干脆就说它是打仗时弄的算了,省得麻烦,可……"他耸耸肩,"可是,它是玩打仗游戏造成的。我小时候和一个小孩在树林里用弹弓互相射击。他的石块没打中我,我应当没事,对吧?"他摇摇头。"那块石头打在树上,一块树皮弹到我脸上。因此就有了这么一道伤疤。"

第3节:隔离岛(3)

- "玩打仗游戏?"
- "玩耍的时候,没错。"
- "你是从俄勒冈调来的?"
- "西雅图。上星期。"

泰迪等他往下说,但恰克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泰迪问:"你做联邦执法官有多久了?"

"四年。"

"那你肯定清楚它的圈子有多小。"

"当然。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被调职?"恰克点点头,好像作了什么决断,"要是我说我厌烦了老是下雨呢?"

泰迪在栏杆上方摊开掌心。"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这圈子确实很小,就像你说的那样。大家互相都知根知底。所以到了后来,总会有——叫什么来着——闲言碎语。"

"就是那个词儿吧。"

"你逮住了布瑞克,对吧?"

泰迪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他的下落?有五十个人追捕他,但都追错了方向,去了克里夫兰。而你却只身一人去了缅因。"

"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和家人一起在那里消夏。还记得他怎么对待那些受害者吗?人们只有对马才会做出那种事来。我和他的一个姑姑聊过,她告诉我他唯一一次感到快乐,就是在离缅因州那座出租农舍不远的一个马场上。于是我就去了那里。"

"你击中他五枪。"恰克的目光顺着船头向下落在翻滚的泡沫上。

"本来要再补上五枪,"泰迪说,"谁知道只用了五枪。"

恰克点点头,朝栏杆外吐了口唾沫。"我女朋友是日本人。其实,她出生在这里,但你也明白……是在集中营长大的。现在形势仍然很紧张——在波特兰、西雅图、塔科马这些地方,没人喜欢我和她在一起。"

"所以他们把你调走了。"

恰克点了下头,又啐了一口唾沫,盯着它落进翻涌的水沫中。"他们说 它来势汹汹。"他说。

泰迪把胳膊从栏杆上抬起,站直身子。他的脸很潮湿,嘴唇沾了海水的 咸味。令他有点惊讶的是,他并不记得浪花拍打过他的脸庞,但大海确 实成功地逮到了他。他拍拍外套口袋,找他的切斯特菲尔德牌香 烟。"'他们'是谁?'它'又是什么?"

"他们,那些报纸,"恰克答道,"它是指这场暴风雨。很厉害,报纸上说的。相当猛烈。"他朝苍穹挥动手臂,天空如船头激起的水沫一般苍白。但是沿着南部边缘,紫药水棉签似的一条细线墨渍一般扩张。

泰迪嗅了嗅空气的味道。"你还记得战争,是吧,恰克?"

恰克笑了。他微笑的方式让泰迪怀疑他们已经开始习惯对方的节奏,开始知道怎样与对方相处。

"记得一丁点儿,"恰克说,"我好像仍然记得残垣断壁,非常多的残垣 断壁。人们总是对之诋毁有加,但我认为它有可取之处,有自己的独特 美感。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你说话就像廉价小说里的台词。有人这么对你说过吗?"

"它来了。"恰克又朝着大海微微一笑,身体倾向船头,伸展背部。

泰迪拍拍裤子口袋,在西装夹克的暗袋里找什么东西。"你还记得军队 部署任务经常依赖天气预报吗?"

恰克用手掌摩挲下巴上的胡楂。"哦,是的,我记得。"

"你记得那些天气预报有几回是准的?"

恰克皱起眉头,想让泰迪知道他正在对此进行适当的思考。然后,他咂 咂嘴说:"我敢说,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几率。"

"顶多?"

恰克点点头,"顶多。"

"所以现在,回到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

"哦,回到目前的环境,"恰克说,"可谓安若泰山哪。"

泰迪强忍着不笑出声来,现在他对此人非常有好感。安若泰山,老天!

"安若泰山。"泰迪同意,"你凭什么比那时候更相信现在的天气预报?"

"这个嘛,"恰克说,这时地平线上一个下沉的三角形顶端正窥视着海面,"我可不确定我对天气预报的信任可以用'更多'或'更少'来衡量。你想来支烟吗?"

泰迪对口袋的第二轮乱拍乱打进行到一半时,他停住,发现恰克正盯着他,咧着嘴笑,笑容刻入伤疤下方的双颊。

第4节:隔离岛(4)

"我上船的时候它们还在呢。"泰迪说。

恰克回头越过肩膀看。"那些政府雇员,把你抢得一点都不剩。"恰克从他那包幸运牌香烟里抖出一支,递给泰迪,用黄铜的芝宝牌打火机替他点上。煤油发出的异味漫过充斥着盐味的空气,钻进泰迪的嗓子眼。恰克"啪"地合上打火机,手腕一晃又快速打开,把自己那根也点上。

泰迪吐出一口烟, 那座岛屿的顶端便消失在缕缕烟雾之中。

"在海外战场,"恰克说道,"靠天气预报来决定你是否要带着降落伞包去跳伞区域或是前往滩头堡,那么,你冒的风险就大多了,不是吗?"

"对。"

"但是在国内,有点武断地去相信天气预报,会有什么害处呢?这就是

我想说的,头儿。"

现在,三角形顶端以下的部分也逐渐呈现在他们的视野中,直到海面在小岛另一边平坦地展开。他们看到眼前景象色彩纷呈,仿佛是用画笔涂抹出来的——植被的一片柔绿,海岸线上的一段黄褐,北部边缘岩壁的单调赭石。渡轮颠簸着靠近时,他们在画面最顶部辨认出那些建筑不太尖锐的矩形边缘。

"太遗憾了。"恰克说道。

"什么意思?"

"发展的代价。"恰克一只脚踩着绳缆,背倚栏杆站在泰迪旁边。两人注视着这座正努力展露特征的岛屿。"随着精神卫生领域的突飞猛进——大跨步的发展正在进行中,你可别自欺欺人,到处都在发展——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将会不复存在。二十年后人们将称之为蛮荒之地,维多利亚时代影响之下不幸的副产品。他们会说,它应当消失。他们会说,合并。合并才是这个时代的命令。欢迎你们进入这个组织,我们会抚慰你,重塑你。我们都是联邦执法官。我们是个新团体,谁都不容许被排除在外,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

那些建筑再次消失在树林后面,但泰迪能分辨出一座圆锥形塔楼的模糊轮廓,还能依稀看到被他看成堡垒的建筑上突起的边角。

"可是为了确保将来,我们丢失了过去,不是吗?"恰克将烟灰轻弹到水 沫中。"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你扫地的时候,你丢失了什么,泰迪?灰 尘。会招来蚂蚁的面包屑。但她放错地方的耳饰下落如何呢?是不是也 讲了垃圾桶?"

泰迪问:"'她'是谁?哪里来的'她',恰克?"

"什么时候都会有个'她',不是吗?"

泰迪听见引擎的哀鸣声在他们身后变了音调,觉察到渡轮在脚下轻轻颠簸了一下。随着船渐渐朝小岛的西面驶去,他现在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位于岛屿南部悬崖顶上的堡垒。虽然加农炮被撤走,但他仍可毫不费力地辨认出炮塔。陆地伸展到堡垒后方的山丘之间,他猜测墙体就在那后面,从他目前的角度望去,墙体隐在风景中,难以辨别。他估计阿舍克

里夫医院就坐落在断崖绝壁后的某个地方,俯瞰着西海岸。

"你有女人吧,泰迪?你结婚了?"恰克问。

"曾经。"泰迪答道,回想起多洛蕾丝的模样,在蜜月旅行时对他露出的那副神情。当时她转过头来,下巴几乎触到裸露的肩部,后背的肌肤轻轻扭动。"她死了。"

恰克离开栏杆,脖子发红。"哦,上帝啊!"

"没关系。"泰迪说道。

"不,不是。"恰克把手掌举到泰迪胸膛的高度,"这……我听说过。我不知怎么搞的,居然忘记了。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是不是?"

泰迪点点头。

"天哪, 泰迪。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真的。真是对不起。"

泰迪又看到了她的身影,背朝他在公寓的过道中走过,穿着一件他的旧制服衬衫,哼着小曲跨进厨房。一阵熟悉的疲倦感侵入骨髓。他宁可做任何事情——甚至在海水中游泳——也不愿谈论多洛蕾丝,不愿谈起她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了三十一年后突然死去的事实。就像上午他去上班时她还活着,下午便不在人世了。

但这就像恰克的伤疤,他觉得,是在他们的交情更深一步之前不得不交代的事,否则那些"怎么会"、"在哪里"、"为什么"的问题就会一直横亘在他俩之间。

第5节: 隔离岛(5)

多洛蕾丝去世已有两年,但到了夜晚,就会在他的睡梦中复生。有时他清晨醒来,足足几分钟都还以为她就在他们位于梧桐树大街的公寓里,在屋前的平台上喝咖啡,或是在厨房。这是大脑残酷的恶作剧,是的。但泰迪很久以前就接受了这种逻辑——从睡梦中醒来,归根结蒂,是一种类似于刚刚出生的状态。你浮出水面,一片空白,然后眨眨眼,打打哈欠,重新召集你的过去,按时间顺序对记忆碎片进行洗牌,然后坚强起来面对现在。

比这更为残酷的,是一系列看似毫无关系的物什能以某些方式勾起寄居在他大脑中有关他妻子的回忆,就像点燃火柴那样。他从来无法预知那会是什么——一个放盐的调味罐、拥挤的街道上一个陌生女子的步姿、一瓶可口可乐、玻璃杯上的唇膏印、一个抱枕。

所有这些触发记忆的物什中,最缺乏逻辑关系、最痛楚的莫过于—— 水,从水龙头里滴答落下,从天空中哗啦倾倒,在人行道上溅起泥浆, 或者就像眼下,在他周围向四面八方铺展数英里。

他对恰克说:"我们的公寓楼起火了,当时我正在上班。死了四个,她 是其中之一。她是被浓烟呛倒的,恰克,并不是火。所以她死得并不痛 苦。恐惧?可能有吧。但没有痛苦。那是最重要的。"

恰克又从他的扁酒瓶里抿了一口,再次递给泰迪。

泰迪摇了摇头。"我戒了,火灾后就不喝了。要知道,她以前经常担心这个。她说我们这些士兵和警察都喝得太多。所以……"他能感觉到恰克在他身旁陷入窘迫,就又说道:"你必须学会承受那样的事情,恰克。你别无选择。就像你在战争中看到的那该死的一切。记得吗?"

恰克点点头。片刻时间,他眯起眼睛沉浸在回忆中,目光落在远处。

"这就是你所做的。"泰迪柔声说道。

"当然。"恰克最后说,脸庞仍然泛着红色。

码头仿佛在光的幻术下突然出现。它从沙滩向外延伸,在远处看来像一长条口香糖,毫不起眼,颜色黯淡。

他对恰克说:"你听说过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事情吗?"

"一家精神病院,我知道的仅此而已。"

"收治精神病刑事罪犯的。"泰迪说。

"嗯,要不是这样,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恰克说道。

泰迪发现他又露出了那种嘲讽的笑容。"这可说不准,恰克。在我看来你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神稳定。"

"也许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会留一笔钱订张床位,为将来作打算,确保他们会给我留个位置。"

"这主意不坏。"泰迪说话间,引擎熄火片刻,船头转向右方,他们也随着海波摇晃,随后引擎再次发动,渡轮向码头靠拢,泰迪和恰克很快又面向广阔的大海。"就我所知,"泰迪说,"他们长于采用激进的疗法。"

"极端?"恰克问道。

"不是极端,"泰迪说,"只是激进,两者有所区别。"

"近年来你可说不准。"

"有时候是很难预料。"泰迪同意。

"关于这个逃走的女人?"

泰迪说:"对此我所知甚少。她昨晚溜走了。我的笔记本上有她的名字。我估计他们会将其他一切情况告诉我们。"

恰克望向周遭的海水,"她要去哪儿呢?难道要游回家去?"

泰迪耸耸肩,"这里的病人,显而易见,都患有各种妄想症。"

"精神分裂症?"

"我猜是。无论如何,在这里你遇见的可不是平日里见到的先天智障者,也不是害怕人行道上的裂缝,或者什么嗜睡的人。正如我从档案中了解到的那样,他们要严重多了,这里的每个人,你知道,都是真正的疯子。"

恰克问道:"可是,你认为有多少人是装出来的?我总想知道这个。你还记得战争中遇到的所有那些根据第八条款而被除名的人?你认为有多少是真正的疯子?"

2

副院长麦克弗森在码头迎接他们。

杂工们穿着白衫白裤,几乎对泰迪和恰克不瞧一眼,甚至对任何东西都 视而不见,只是沿着码头走到渡轮那里,等着卸货。

第6节:隔离岛(6)

泰迪和恰克应要求出示警徽。麦克弗森不紧不慢地审视一番,他看看证件,又对照他们的脸,眯起眼睛。

"我好像以前没见过联邦执法官的警徽。"他说。

"那现在你一下子看到两个,"恰克说道,"这日子可不寻常啊。"

麦克弗森慵懒地朝恰克一笑,把警徽抛还给恰克。

他们走上林间隐现的一条小径,走出树林来到一条人工铺设的道路,它像个笑脸似的穿过小径。泰迪可以看到左右不远处各有一座房子。左边那座较为简朴,暗紫红色、带复式屋顶的维多利亚风格,有着黑色的边线和小小的窗户,看上去像是哨楼。右边的则是都铎式建筑,像一座耸立着的小小城堡。

他们继续前行,爬上一道陡峭而荒凉的遍布海生植物的斜坡,四周的土地渐渐有了绿意,线条也柔和下来。然后他们到达山坡顶端的平缓地带,那里草坪向远处绵延数百码,最后止于一堵似乎逶迤穿过整座岛屿的橘黄色砖墙。砖墙高达十英尺,顶上竖着一道铁丝网。

"这里是需要最大限度严加守卫的机构,"麦克弗森说道,"我们按照两道特许令运作——一个是麻省理工附属医疗中心精神卫生部颁发的,另一个来自联邦监狱局。"

泰迪看见一个身着和其他警卫相同制服的黑发男子,不同的是,他的制服有黄色肩章和立领,警徽则是金色的。他是唯一一个昂首挺胸的人,一只手背在身后,阔步走在众人之间。

"这是院长,"麦克弗森开口道,"你们过些时候会见到他。"

泰迪点点头,疑惑为何不是现在就见到他。院长消失在山坡的那一边。

一名杂工用钥匙打开高墙中央的那道门,大门敞开后,杂工们推车纷纷入内,两名警卫走到麦克弗森身前,分别站定在他的两侧。

麦克弗森挺直身板,一本正经地说:"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的基本情况。"

"好啊。"

"你们会受到我们礼数周到的款待,得到力所能及的帮助。在逗留期间,无论时间长短,你们都必须遵守院规。清楚了吗?"

泰迪点点头,答道:"完全清楚。"

麦克弗森的目光停留在他们头顶上方的某一点上。"我想,考利医生会向你们说明院规的具体内容,但我要强调以下一点:严禁在不受监控的情况下和本院病人有任何接触。明白吗?"

泰迪几乎要脱口而出:是,长官!就像在接受新兵训练,但他只是简短地回答:"是的。"

"我身后右边的那栋房子是本院A区,属于男病区。B区是女病区,在我身后左侧。C区在悬崖那边,就在住院部和职工区后面,没有书面许可及警卫和考利医生的亲自陪同,不得进入C区。"

泰迪和恰克又是一阵点头。

麦克弗森伸出一只宽大的手掌,仿佛是在向太阳祈祷。"在此,我要求你们交出随身的枪械。"

恰克看了看泰迪。泰迪摇摇头。

泰迪说:"麦克弗森先生,我们是按正规程序受到任命的联邦执法官。 政府规定我们必须任何时候枪不离身。"

麦克弗森的声音如钢缆敲击在空气中一般:"有关收治精神病刑事罪犯的监狱和精神病院的联邦法规第三百九十一条执行令规定,治安官必须携带枪支,除非其直接上司或关押刑事罪犯或精神病患者的机构的安全责任人员命令任何人不得携带枪支。先生们,你们符合这一例外条件。我不会允许你们带着枪械走进这扇门。"

泰迪望着恰克。恰克头朝麦克弗森伸出的手掌一歪,耸耸肩膀。

泰迪说:"我想要你们把缴械情况记录在案。"

麦克弗森说道:"警卫,请做一下联邦执法官丹尼尔斯和奥尔的缴械记录。"

"已记录,长官。"

"先生们……"麦克弗森说道。

麦克弗森右边的警卫解开一个小皮囊。

泰迪将大衣向后一扯,从皮套中取出警枪——一把左轮手枪。他手腕轻扭,啪的一声打开弹夹,然后把枪交到麦克弗森手里。麦克弗森把它递给警卫,警卫旋即放入皮囊,接着麦克弗森又伸出手来。

第7节: 隔离岛(7)

恰克掏枪的速度有些慢,他在手枪皮套搭扣里摸索了一番,但麦克弗森 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一直等到恰克笨拙地把枪交到他手里。

随后他转过身,带领一行人进了大门。大门在他们身后关闭。

"第一批临床医师来这里的时候,"麦克弗森说,"这儿到处都是海生植物和灌木。你们真该看看当时拍的照片。但是现在这里……"

医院左右两侧矗立着两座一模一样的殖民地风格的红砖建筑,门框窗棂都漆成亮白色,窗外有铁栅栏,窗玻璃因海水的涤荡和海盐的缘故而泛黄。医院大楼本身是炭黑色的,有六层楼高,砖块被海水抚得平滑,顶部的天窗凝视着下方的楼层。

麦克弗森说:"它在南北战争前不久建起来,原来曾被当作军营总部。 很显然,他们原先按照某种设计,想把它建成训练场的模样。随后似乎 战争迫在眉睫,于是他们把重心放在修建堡垒上,后来又把它改建成战 俘营。"

泰迪注意到他在渡轮上见过的那座塔楼。塔尖刚好在岛屿远端的树丛上方耸出。

"那是什么塔?"

"一座旧灯塔,"麦克弗森回答,"从十九世纪初就不再使用了。联邦军的部队在那里设了哨岗——我听说是这样,但现在它成了治理设施。"

"是给那些病人吗?"

他摇摇头,"污水治理。你肯定难以相信这水域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 从渡轮上看起来还挺迷人的,但这个州每条河流里的每件垃圾都顺流而 下漂到内港区,经过中港区最终到达我们这里。"

"有趣极了。"恰克边说边点上一支烟,旋即把烟从嘴边拿走,借此止住一个小小的哈欠。他在阳光下眨眨眼睛。

"在墙外头,那个方向——"麦克弗森指着B区后面说道,"是最初的指挥官寓所,你们也许在上山的路上看到过它。建造它的时候花了一大笔钱,山姆大叔看到账单就免了指挥官的职。你们应该去看看那个地方。"

"现在谁住那儿?"泰迪问道。

"考利医生,"麦克弗森说,"要不是因为考利医生,这儿的一切都将不存在。还有院长。他们在这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东西。考利在他那个领域里是个传奇人物,"麦克弗森说,那会儿他们正绕过后面朝医院前方走去。"在约翰·霍普金斯和哈佛时都在班里名列前茅,年仅二十就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妄想症病理学的论文,多次为苏格兰场、军情五处和战略情报局会诊。"

"为什么?"泰迪问。

"你问为什么?"

泰迪点头,这好像是个合理的问题。

"这个……"麦克弗森似乎不知所措。

"战略情报局,"泰迪说,"就从他们说起吧。他们为什么要看精神病医生?"

"因为战时的工作。"麦克弗森回答。

"嗯,"泰迪慢条斯理地说,"那,是哪种活儿?"

"机密工作,"麦克弗森说,"我想大概是。"

"机密到什么程度?"恰克问,迷茫的眼睛望着泰迪,"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下的话?"

麦克弗森在医院正面停步,一只脚落在第一级台阶上。他似乎有些困惑,对着远处橙色墙体的曲线望了片刻,然后说:"嗯,我想你们可以问问他。现在他应该开完会了。"

他们爬上二楼,转进了一条散发着木皂味的走廊,脚下的橡木地板闪烁着微光,沐浴在走廊远端大窗透进来的白光中。

"这儿戒备森严。"泰迪说。

麦克弗森说:"我们随时随地保持警惕。"

恰克说:"是为了让感恩戴德的百姓们对此感激涕零。麦克弗森先生,一定是这样吧?"

"你得明白……"麦克弗森转过身对泰迪说,这时他们经过几间办公室,全都大门紧闭,门上银色的小牌子上写着医生的姓名。"在美国,像这样的精神病院绝无仅有。我们只收重症患者,接收其他精神病院无力收治的病人。"

"格赖斯在这里,对吧?"泰迪问。

麦克弗森点点头,"文森特·格赖斯,没错。住在C区。"

第8节:隔离岛(8)

恰克问泰迪:"格赖斯是不是那个....."

泰迪点头,"他杀了所有的亲人,剥下他们的头皮给自己做帽子。"

恰克迅速点点头,"还戴着那些帽子进城,是吗?"

"报纸上是这么报道的。"

他们在一道双扇门外停下来。一块青铜牌子挂在右边那扇门中央,上面写着:总主治医师,J.考利医师。

麦克弗森转向他们,一只手握住门把手,以一种无法理解的眼神紧盯着他俩。他道:"在较为落后的年代,像格赖斯那样的病人会被处死。但在这里,人们可以研究他,对一种病理下定义。也许能隔离他大脑中那种异常元素,正是那种元素让他的行为异于其他可被接受的行为类型。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有一天这种异常现象可以从社会中完全根除。"他好像在等待他们的回应,手僵在门把上。

"有梦总是好的。"恰克说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3

考利大夫瘦得可谓憔悴孱弱。然而他的笑容却具有爆发性,欢快而灿烂,透着一种自信,这使得虹膜的颜色浅了些。此刻他绕过桌子向他们致意,脸上绽出笑容,同时伸出手来。"丹尼尔斯执法官,奥尔执法官,"他说,"很高兴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他的手在泰迪手中很干燥,平稳有力,紧握的程度令人震惊。他紧捏泰迪的手,直到泰迪从手掌至前臂都感受到这种压力。有那么一会儿,考利的双眼闪着光芒,似乎在说: 你没料到吧? 然后,他转向恰克。

和恰克握手时,他寒暄了一句"先生,幸会",随后迅速收起笑容对麦克弗森说:"副院长,你要做的就这些,多谢!"

麦克弗森道:"好的,先生,深感荣幸,我先走一步。"说罢他便退出房间。

考利的笑容又回来了,但这次却显得更腻,让泰迪联想到浮在汤上的那层薄膜。

"麦克弗森是个好人,他很热切。"

"哪方面?"泰迪问,在桌前坐下。

考利坐在柚木书案后面,伸出手臂。"工作方面。这是法律秩序和临床 治疗的一种道德高尚的结合。就在半个世纪前,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到半 个世纪,当时人们顶多认为,我们现在处理的这些患者应当戴上枷锁, 整天邋邋遢湿无人过问。他们到了固定时间就挨打,好像这样能把精神病赶走似的。人们把他们当成魔鬼,百般折磨,将他们绑在拷问架上,把螺丝钉钉进他们的脑袋,有时甚至淹死他们。"

"现在呢?"恰克问。

"现在我们以符合道德标准的方式来治疗他们。我们试图治愈他们,让他们康复。即使没能成功,至少也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宁。"

"那么,那些受害者呢?"泰迪问道。

考利抬起头,等他说下去。

"他们都是暴力罪犯,"泰迪说,"对吧?"

考利颔首道:"事实上,相当暴力。"

"那么他们都伤过人,"泰迪说,"在很多病例中,都杀过人?"

"嗯,多数病例都是。"

"相对受害者而言,这些罪犯是否有安宁的感觉又有什么关系?"

考利说:"因为我的工作是治疗他们,而不是受害者。对那些受害者我 无能为力。任何人的工作都有一定范围,我也一样。我只能照顾到我的 患者。"他微笑着说:"参议员没向你们说明具体情况吗?"

泰迪和恰克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泰迪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参议员,医生。我们是国家警察署派来的。"

考利肘抵一张绿色的吸墨纸,下巴搁在交叉的双手上,从镜框上方注视着他们。

"那么,是我弄错了。你们知道些什么?"

"我们知道一个女囚犯失踪了。"泰迪把笔记本放在膝上,翻了几页,"她叫雷切尔·索兰多。"

"请称她女患者。"考利露出阴沉的笑容。

"患者。"泰迪说,"抱歉。我们了解到,她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逃走了。"

考利的下巴和双手向上一扬,算是表示同意:"昨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第9节: 隔离岛(9)

"而且到现在还没找到。"恰克说。

"没错,警官……"他伸手以示歉意。

水滴轻轻击打着窗户。恰克问道:"索兰多小姐是否具有危险性?"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有暴力倾向,"考利说,"这就是他们在这里的原因。雷切尔·索兰多在战争中成了寡妇。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淹死在自家屋后的湖里。她将孩子依次带到湖边,把他们的脑袋按在水下直至溺死。然后她又把他们带回屋内,安置在厨房的饭桌旁,在一名邻居来串门之前,还吃了一顿饭。"

"她把邻居也杀了?"恰克问。

考利抬起头轻声一叹:"没有。她邀请他坐下与他们共进早餐。他自然 拒绝,并报了警。雷切尔到现在还相信孩子们活着,在等她回家。这也 许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企图逃走。"

"为了回家?"泰迪说。

考利点头。

"她家在哪里?"恰克问。

"伯克郡的一个小镇,距离这儿大概一百五十英里。"考利用下巴指示身后的窗户。"如果朝那个方向游去,十一英里之内没有陆地。如果朝北面游,要一直游到纽芬兰才能上岸。"

泰迪说:"你们已经搜过这座岛了?"

"是的。"

"非常彻底?"

考利抚弄着桌角的一个银质马半身像,过了几秒钟才回答:"院长和他手下的人,以及一支杂工组成的分队花了整个晚上和一上午大部分时间搜查了这座岛和医院的每一座楼。没有一点儿蛛丝马迹。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都不知道她是怎么从房间里逃出去的。房间从外面锁住,唯一一扇窗也上了铁栅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门锁被人动过手脚。"他把目光从马身上移开,向泰迪和恰克投去一瞥。"这就好像她直接穿墙而过从人间蒸发了。"

泰迪把"蒸发"记在笔记本上。"你肯定熄灯的时候她在房间里?"

"肯定。"

"为什么?"

考利把手从半身像那儿抽回,按下对讲机的通话键,"玛丽诺护士?"

"在,大夫。"

"请叫甘顿先生进来。"

"马上就来,大夫。"

窗户附近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壶水和四只玻璃杯。考利走过去倒了三杯水,在泰迪、恰克面前各放一杯,端着自己那杯回到书案后面。

泰迪问:"你这里有没有阿司匹林?"

考利朝他微微一笑。"我想也许可以找出来几片。"他在书案抽屉里摸索一番,拿出一个"拜尔制药"的瓶子。"两片还是三片?"

"三片好了。"泰迪可以感觉到眼睛里疼痛开始跳动。

考利从书桌那边递来药片, 泰迪把它们往嘴里一抛, 灌了口水。

"很容易头痛吗,警官?"

泰迪说:"容易晕船,真不走运。"

考利点点头,"哦,脱水。"

泰迪也点点头。考利打开一个胡桃木烟盒,敞开着递给泰迪和恰克。泰迪拿了一支,恰克摇摇头,掏出自己那包烟。三人点燃香烟,考利打开身后的窗户。他回到座位上,从书桌那边递来一张相片——一个年轻女子,相当漂亮,可惜脸蛋却大打折扣:眼睛下方有黑眼圈,像她的黑发那般黑。眼睛睁得过大,仿佛有什么炙热的物体从脑袋里面直刺出来,无论她看到什么,那东西都在相机镜头之外,在摄影师的目光之外,也许超乎任何已知世界——不宜被人看到。

她的神情让人有很不自在的熟悉之感,泰迪这时想起在营地见过的一个小男孩,不愿吃他们给的食物。他在四月的阳光下倚墙而坐,保持着同样的神情直到眼皮合上。最后他们把他抬到火车站的尸体堆上。

恰克发出一声低叹:"我的天哪。"

考利抽了一口烟。"你作出这种反应,是因为她显而易见的美貌,还是因为她表露出的疯狂?"

"两者都有。"恰克说。

那样的眼睛,泰迪思忖着,就算因时间而冰封,它们也会咆哮,会让你想要爬进相片里说:"别,别,别这样。不要紧,没事的。嘘——"会让你想要抱着她直到她停止颤抖,告诉她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第10节:隔离岛(10)

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高个子黑人走进来,身着白色的杂工制服,头发中夹着簇簇银丝。

"甘顿先生,"考利道,"这就是我和你说起过的两位先生——奥尔警官和丹尼尔斯警官。"

泰迪和恰克站起身来与甘顿握手,泰迪从这人身上察觉到一阵强烈的恐慌,好像和执法人员握手让他很不自在,生怕是带着逮捕令来抓他的。

"甘顿先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他是这里的杂工长。昨天就是甘

顿先生护送雷切尔回房的。甘顿先生?"

甘顿脚踝交叉,双手放在膝上,弓着背,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子。"九点的时候是小组会。然后——"

考利插了一句:"他指的是由希恩医生和玛丽诺护士带领的小组治疗 会。"

甘顿确认考利已讲完后才又说:"嗯,没错。他们都参加了小组会,大概十点才结束。我送雷切尔小姐上楼回她的房间。她进去了。我从外面锁上门。熄灯以后,我们每两小时检查一次。十二点我回来检查,朝里面一看,发现她的床上没人。我猜也许她在地板上。他们总这样,这些病人总睡在地板上。我就开了门——"

考利又插话道: "用你的钥匙开的门,对吗,甘顿先生?"

甘顿朝考利点点头,目光回到自己的膝盖上。"我用我的钥匙开的门,没错,因为门是锁着的。我进了房间。到处都没有雷切尔小姐的影子。我关上门,检查窗子和铁栅栏。它们也都严严实实的。"他耸了耸肩。"于是,我叫了院长。"他抬起头看看考利,考利则父亲似的对他轻轻点了点头。

"有什么问题吗,各位先生?"

恰克摇摇头。

泰迪原本看着笔记本,这时抬起头来。"甘顿先生,你说你进了房间并 目确认病人不在房内。你是如何下此定论的?"

"什么,长官?"

泰迪说:"房间里有橱柜吗?床下有她可以藏身的空间吗?"

"两样都有。"

"那你这两处地方都检查了?"

"没错,长官。"

- "在门还敞开的情况下检查的?"
- "什么,长官?"
- "你说你进了房间,四下看过后没发现病人。然后,你就关上身后的门。"

"不,我.....呃....."

泰迪等着甘顿说下去,又吸了一口考利给他的烟。这烟吸起来十分滑 润,几乎是甜的,较他的切斯特菲尔德味道更浓,吐出的烟雾也不尽相 同。

- "一共就花了五秒钟,长官。"甘顿说,"橱柜上没有门。我看了那里,看了床下,然后关上门。没有她可以躲的地方。房间很小。"
- "可是,如果她贴着墙呢?"泰迪说,"就在门的右边或左边?"
- "不会。"甘顿摇头否定,从他低垂的双眼以及"是的,长官"和"不,长官"的回答中,泰迪第一次窥见了一丝愤怒,那是一种原始的怨恨。
- "这不太可能。"考利对泰迪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执法官。但是一旦你 亲眼看见那个房间,就会明白无论她躲在四面墙壁之内的任何地方都很 难不被甘顿先生发现。"
- "一点没错。"甘顿说着,毫不掩饰地盯住泰迪。泰迪看得出,眼前这男子在工作原则问题上有着强烈的自尊心,自己一连串的质问无异于是对他的侮辱。
- "谢谢你, 甘顿先生。"考利说, "那就暂时到此为止吧。"

甘顿站起身,目光在泰迪身上逗留了几秒钟,然后说:"谢谢,大夫。"随即他走出房间。

屋内安静了片刻,等大家都抽完烟,在烟灰缸中掐灭,恰克才说:"我想现在是时候去看看那房间了,医生。"

"当然可以。"考利说着从办公桌后走出来,提着一串钥匙,钥匙圈有轮毂盖那么大。"请跟我来。"

这是个狭小的房间,门朝里向右开,由于是整块钢板制成,且铰链润滑良好,因此一打开就重重地撞在右边墙上。左边是一道窄墙,再过去有一个小木柜,里面的塑料衣架上挂着几件罩衫和几条束带裤。

"刚才的说法没错。"泰迪承认。

第11节:隔离岛(11)

考利点了点头。"站在门口看,她藏在屋子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不被 发现。"

"不过,还有天花板。"恰克说道。三个人都抬起头向上看,考利也露出微笑。

考利关上身后的门,泰迪的背脊立刻袭来一种禁闭感。他们把这里称为房间,但实际上就是一间牢房。他们三人站在里面连转个身都可能互相撞到。

泰迪问道:"还有其他人能进入这房间吗?"

- "在夜里的那段时间?几乎没人会有理由待在病区里。"
- "那是当然。"泰迪说道,"但是谁可以讲来呢?"
- "当然是那些杂工。"
- "医生呢?"恰克问道。
- "呃,护士可以。"考利回答。
- "医生没有这房间的钥匙吗?"泰迪问道。
- "他们有。"考利的回答中透出一丝恼怒,"不过夜里十点左右,医生们都已经签名离开病区了。"
- "而且上交了钥匙?"
- "是的。"

- "那该有一份记录吧?"泰迪问道。
- "我不明白。"

恰克说道:"他们领取和上交钥匙时,是不是都要签名?大夫,我们就是想弄明白这一点。"

- "当然是。"
- "那么,我们可以查一下昨天晚上的签名记录吗?"泰迪说道。
- "可以,当然可以。"
- "记录本应该是在一楼我们之前看到过的那个铁笼里吧?"恰克说,"有个警卫站在里面,他身后的墙上挂着钥匙。"
- 考利迅速地点点头。
- "还有员工的人事档案,"泰迪说道,"包括医务人员、杂工和警卫。我们需要查阅这些材料。"
- 考利用力盯着泰迪,好像他脸上突然冒出黑蝇似的,"为什么?"
- "有个女人从一个锁住的房间里消失了,是这样吧,大夫?她逃到了一个弹丸大小的岛屿上,可为什么就是没法找到她?我至少得考虑她可能有帮手。"
- "再看看吧。"考利说道。
- "再看看?"
- "是的,执法官,我必须得和院长以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谈谈,然后才可以对您这个请求作出决定,而且还是基于——"
- "大夫,"泰迪说,"这不是什么请求。我们是政府派来的。就是在这个联邦机构,一个危险的囚犯——"
- "是病人。"

"一名危险的病人,"泰迪说道,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和,"已经逃走了。如果您拒绝协助两名联邦执法官将这名病人逮捕归案,那么大夫,很不幸,您就是在……恰克。"

恰克说道:"妨碍司法公正,大夫。"

考利看着恰克,好像一直在等着泰迪发怒,但是恰克并未留意。

"好吧,那么,"他的声音死气沉沉,"我能说的就是,我会尽我所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泰迪和恰克交换了一个眼色,继续查看这个空房间。考利可能不习惯在表现出不悦后还被穷追不舍,所以他们索性给他点时间喘口气。

泰迪朝小衣柜里看了看,发现里面有三件罩衫,两双白鞋。"医院发给 病人几双鞋?"

"两双。"

"她是赤脚离开房间的?"

"是的。"考利扶正白大褂下的领带,然后指着铺在床上的一大张纸说,"这是我们在梳妆台后面发现的,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希望有人能给我们个答案。"

泰迪拿起纸,翻过来发现另一面印着医院的视力表,字母呈金字塔形逐行缩小向下排列。接着他又把纸翻过来,举着让恰克看:

4的法则

我是47

他们曾经是80

十你是3

我们是4

但是

谁是67?

泰迪连举着这张纸都不愿意,它尖锐的边缘刺痛了他的手指。

4

他们站在房间外面。走廊被位于中央的楼梯分成左右两段。沿楼梯左侧的走廊走到中途,右手边就是雷切尔的房间。

"这是这层楼唯一的出口?"泰迪问。

考利点头。

"没有通向屋顶的路吗?"恰克问。

考利摇头否定,"到达屋顶的唯一通道是太平梯,在大楼的南端。通道 口有扇门,而且向来都上着锁。医院员工有钥匙,这个很自然,但病人 没有。她要想上屋顶,必须先下楼,出了这栋建筑,用钥匙打开门,然 后再爬上去。"

第12节:隔离岛(12)

"不过你们检查过屋顶了吧?"

考利又点了点头,"还有病区里的所有房间,都查过了。我们一发现她不见了,就立刻清查。"

泰迪指向坐在楼梯前一张小牌桌边上的杂工,"那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 在吗?"

"是的。"

"那么,昨晚一定有人在喽。"

"事实上,就是我们见过的杂工,甘顿先生。"

他们走到楼梯口,恰克朝泰迪扬了扬眉毛,道:"这么说……"

"这么说……"泰迪应和。

"这么说来,"恰克说,"索兰多小姐从上锁的房间里脱身,到了这里的楼梯,然后走下台阶。"他们也迈开步子走下台阶,恰克竖起大拇指,朝正在二楼楼梯口等候他们的杂工指了指。"她又设法绕过这里的一个杂工,我们无从得知她如何做到,接着走完剩下的台阶,到了……"

他们走完最后一段楼梯,来到一扇正对他们敞开的大门前。门两侧墙边 靠着几张沙发,厅中央摆着一张很大的折叠桌和几把折叠椅,光线从窗 子照进来,大厅淹没在一片白光中。

"这里是主起居室,"考利说道,"晚上大多数病人都在这里度过。昨晚 这儿还举行了一次小组治疗会。你们会看到,穿过门廊那边就是护士 站。熄灯之后,杂工们都聚在这里。他们本应该擦地板、擦玻璃什么 的,但多半我们会抓到他们在这里打扑克。"

"他们昨天晚上在做什么呢?"

"据值班的人说,当时牌正打得热火朝天。七个人,就坐在楼梯尽头的地方打扑克。"

恰克两手叉腰,长出了一口气,"她又开始扮隐形人了,显然,她要么走左边,要么走右边。"

"朝右走会经过食堂,然后进入厨房。再继续走,会来到一扇用铁条封住的门前,每晚九点厨房工作人员一离开,就会设定警铃。往左走能到达护士站和员工休息室。那里没有通向楼外的门。唯一的出口就是起居室另一侧的那扇门,或者再沿楼梯后面的走廊往回走。这两处地方昨晚都有人看守。"考利瞥了一眼手表,"先生们,我有个会要开。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们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或者找麦克弗森。他从案件之初就负责追查,应该会提供给你们想要的信息。工作人员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在杂工宿舍地下室的大厅吃早饭。饭后,我们会在员工休息室集合,到时你们可以查问任何一个昨晚事发期间正在值班的人。"话音刚落,他便匆匆出了正门。他们看着他,直到他左转消失在视线中。

泰迪问:"你觉得整件案子哪里不像有内部人员参与?"

"我倒是挺喜欢我的隐形理论。她把整个逃跑计划得天衣无缝。你懂我的意思吗?她可能正在某个角落监视我们呢,泰迪。"恰克迅速扭头看了看,又转回来望着泰迪,"这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下午,他们加入了搜查队,向内岛地区搜索,拂面的微风愈发温暖。

这次搜查在泰迪看来杂乱无章,好像除了他和恰克,其他人全都心不在 焉。途中他们绕过一处由黑色巨石形成的石架,陡然进入视线的是一道 悬崖。

"这儿有山洞吗?"他问麦克弗森。

他点点头,"有几个。"

"全部搜查过了?"

麦克弗森叹了口气,双手围成杯状挡住风,点燃一支细雪茄。"她有两双鞋,执法官。两双都在她的房间里。她怎么可能走过我们刚刚经过的路,穿过这些岩石的阻隔,再爬上那道峭壁?"

泰迪指向空地远处最矮的山丘,"她挑了条远路,从西边慢慢爬过来。"

麦克弗森在泰迪的手指旁边伸手一指,"看到那块空地的最低处了吧?你指尖对准的就是沼泽地。那几个矮丘底下,遍地都是有毒的常青藤、槲树、漆树,大约一千多种不同的植物,而且都带着和我的那个一般大小的刺。"

"你的意思是大还是小?"这话是恰克说的,他走在众人前面几步的地方,回过头来看。

麦克弗森笑了,"可能在两者之间吧。"

恰克点了点头。

第13节:隔离岛(13)

"我要说的就是,两位,她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紧紧贴着海岸线, 而无论她选择向左还是向右,走到半路就没有海滩了。"他朝悬崖指 去,"她会碰到这类玩意儿。"

泰迪站在房间中央,把手放在一把金属椅子上。医务人员围着他站成一圈。恰克则懒懒地靠着身旁的一根柱子,手插在口袋里。

"我猜,大家都明白我们在这里是为什么,"泰迪说,"昨天医院里有人 逃走了。据目前了解,这个病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没有任何证据 足以证明,这个病人逃出医院完全是靠自己而没有人帮忙。麦克弗森副 院长,您说是吗?"

"是的。我觉得眼下作出这样的推测不无道理。"

泰迪正欲接着发言,坐在护士边上的考利抢过话头来说:"两位先生能自我介绍一下吗?我们有些员工还不认识你们呢。"

泰迪站直了身子,"我是联邦执法官爱德华·丹尼尔斯。这位是我的搭档,联邦执法官查尔斯·奥尔。"

恰克朝员工们轻轻一挥手,又插回口袋。

泰迪问道:"副院长,您和您的手下在岛上四处都搜查过了吧?"

"当然搜过了。"

"都有什么发现?"

麦克弗森坐在椅子里伸了伸腰。"我们没发现女病人在逃的任何证据。 没有扯破的衣絮,没有脚印,也没有压折的花草。昨晚海浪汹涌得很, 海潮直逼岸头。游泳逃走绝不可能。"

"但她可能尝试过游泳。"此话出自护士克里·玛丽诺之口。她身材苗条,一头红发。刚进屋时,她把盘在头顶并用发夹夹住的红发垂下,将帽子平放在膝上,手指懒散地梳理着头发,透出一丝倦意。这让她成了屋子里每一个男人偷瞥的对象,手指梳理发丝的慵懒模样就像在说她此刻需要一张床。

麦克弗森说道:"这话什么意思?"

玛丽诺的手指不再在发丝间穿梭,双手垂落到膝上。"我们怎么知道,她没有试图游泳逃跑,结果被淹死了?"

"那现在她的尸体差不多也该被冲到岸上了。"考利单手握拳掩住嘴打了个哈欠,"就外面那样的大浪?"

玛丽诺举起一只手,好像要说,哦,抱歉,小伙子们。然后她说道:"我只是觉得该把这点提出来。"

"谢谢你。"考利说道,"执法官先生,请您继续提问吧。今天可是漫长的一天啊。"

"玛丽诺护士,"泰迪说道,"你参加昨晚的小组治疗了吗?"

"是的。"

"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请给'异常'二字下个定义。"

"什么?"

"执法官先生,这里是一家精神病院,专门接收精神病罪犯。'正常'二字可不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字眼。"

泰迪朝她点点头,略显羞赧地笑了笑。"让我换个方法问。在昨晚的小组治疗中,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人记忆深刻的事,相比,呃——"

"你是说和'正常'比吗?"她说道。

这个反问让考利不禁莞尔,人群中也发出几声零星的笑声。泰迪点点头。

玛丽诺思索片刻,烟头已经发白、变弯。她把它弹落到烟灰缸内,抬起头来,"没有,抱歉。"

"昨晚索兰多小姐发过言吗?"

"有过几次吧,我想是的。"

"说了些什么?"

玛丽诺朝考利望去。

考利说道:"对这两位执法官,我们暂且不必为病人的隐私保密。"

她点点头,但泰迪看得出她并不乐意接受这一点。

"我们在讨论如何控制愤怒情绪。最近医院出现了一些病人情绪失控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病人之间互相吵骂、厮打。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只是最近几个星期 出现的小状况,很可能是气温太高的缘故。所以昨晚,我们讨论表现烦 躁和不悦的恰当和不恰当方式有哪些。"

"索兰多小姐最近有没有出现过情绪问题?"

"雷切尔?没有,雷切尔只在雨天才会焦虑不安。昨晚小组会上,她只说了几句话:'我听到了雨声。我听到了雨声。雨还没来,但快了。这些吃的该怎么办呢?'"

第14节: 隔离岛(14)

"吃的?"

玛丽诺掐灭香烟,点点头。"雷切尔很不喜欢这里的食物,她总是抱怨吃得不好。"

"她这么说有道理吗?"

玛丽诺的笑容刚露出一半便及时收住,双目低垂着说:"可能有人会觉得她说得不无道理。对于任何理由和动机,我们不会作出好或者坏这类判断。"

泰迪点点头。"昨晚这里有位希恩大夫吗?是他主持的小组治疗。他人在吗?"

没人吭声。几个人把烟头掐灭,扔到椅子间架子上的烟灰缸中。最后, 考利说: "希恩大夫早上搭船离开了, 就是你们过来时乘的那艘船。"

"为什么离开?"

"他早就安排好要去度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需要和他谈话。"

考利说道:"我这儿有他关于小组会的总结材料,包括他所有的笔录。 他昨晚十点离开医院大楼,回到自己的住处,今天早晨乘船离开。这次 假期他十分期待,而且计划了很久,却一直拖到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再 留住他。"

泰迪朝麦克弗森望去,"你批准他离开的?"

麦克弗森点点头。

"现在的状况是全岛封锁。"泰迪说道,"一个病人逃跑了。你怎么可以允许有人在封锁期间离开小岛?"

麦克弗森说道:"我们在夜间确认了他的行踪。想来想去,都找不出阻止他离开的理由。"

"他是一名医生。"考利说道。

"我的老天!"泰迪低声叹道。这是他在刑事机构中遇见的最严重的违规操作,可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他去了哪里?"

"你说什么?"

"度假,"泰迪说道,"去了哪里?"

考利眼望天花板,努力回忆着,"应该是……纽约。纽约市。那儿是他的老家。公园大道上。"

"我需要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泰迪说。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

"大夫,"泰迪说道,"我需要他的电话号码。"

"我会找给你的,执法官。"考利依旧盯着天花板,"还需要什么吗?"

"这个是肯定的……"泰迪说道。

考利压低下巴看着对面的泰迪。

"我需要一部电话。"泰迪说道。

护士站的电话信号全无,除了拿起话筒时升起的一缕白烟。病房区还有四部电话,都锁在玻璃窗里,打开锁拿起话筒发生的情况和前面如出一辙。

5

"人们把这里叫'巨室',"考利一边说,一边带领他们穿过铺着木地板的门厅,来到两扇橡木门前,黄铜门把手足有菠萝大。"我没开玩笑。我太太在阁楼里发现了一些没有寄出去的信件,是原主人斯拜威上校写的。信中他喋喋不休地谈到正在修建的这间'巨室'。"

考利向后猛拉其中一只菠萝把手,将房门打开。

恰克低低吹了一声口哨。泰迪和多洛蕾丝曾经在梧桐树大街上有一套公寓,空间之大令朋友们羡慕不已,屋子中间的走廊橄榄球场一般长,可 眼前的这个房间容得下两套那样的公寓。

地面是大理石的,到处铺着深色的东方地毯。壁炉高过大多数男人的头顶。单是那些窗帘——每扇窗子前悬挂着三码长的深紫色天鹅绒窗帘,房间里共有九扇窗——就得花掉泰迪一年以上的薪水,说不定要两年。一张台球桌占据屋内一隅,上方的墙上挂着几幅油画,一幅是身着南北战争时期北方联军蓝色军装的男子,一幅是穿着镶边白裙的女子,第三幅是这名男子和女子在一起,脚下还有一只狗,身后正是房间里的巨大壁炉。

"画中的是上校吗?"泰迪问。

考利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点了点头。"那些画完成后不久,他就被解职了。我们在地下室里找到了它们,连同一张台球桌、一些地毯和大部分摆在这里的椅子。你真该去看看地下室,执法官先生,那儿大得能装下波罗球场①。"

泰迪闻到了烟草的味道,是烟斗中的那种。他和恰克同时转身,发现屋

里还有个人。他背朝他们,坐在一张正对着壁炉的高背安乐椅中,跷着二郎腿的膝盖上搁着一本打开的书。

第15节:隔离岛(15)

考利带他们朝壁炉走去,示意大家在一圈面向炉膛的椅子上就座,自己则走到酒柜旁。"想喝点什么,先生们?"

恰克说道:"黑麦威士忌,要是有的话。"

"我想我能搞到一些。丹尼尔斯长官呢?"

"苏打水加点冰。"

陌生人抬起头看着他,"您不喜欢来点儿酒精?"

泰迪低头打量此人:小小的红脑袋一颗樱桃似的顶在壮实的身躯上,浑身透着精致感。泰迪认为这肯定是因为他每天早上花太多时间在浴室里往身上涂抹爽身粉和香油。

"请问阁下是……"泰迪问道。

"我的同事,"考利说道,"杰里迈亚·奈林大夫。"

那人眨眨眼表示认同,但没有主动伸出手,泰迪和恰克也不动声色。

"我很好奇。"奈林说道,这时泰迪和恰克在斜摆在他左侧的两张椅子上 坐下。

"那好极了。"泰迪说。

"您为什么不喝酒?干阁下这行的人,喝上几杯不是很正常吗?"

泰迪接过考利递来的饮料,站起身走到壁炉右侧的书架前。"再正常不过了,"他说,"那阁下呢?"

"您说什么?"

"干阁下这一行的,"泰迪说,"我总是听人说,其中的酒鬼多之又多。"

- "根据我的观察,并不是这样。"
- "那么, 你看得还不够仔细吧, 嗯?"
-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 "你杯子里的是什么?难不成是凉茶?"

泰迪的目光从书转向奈林,看见奈林朝杯子瞥了一眼,柔软的嘴角突然露出一抹微笑。"棒极了,执法官先生。您的抗辩技巧真是出色啊。我 猜您对审讯肯定很在行。"

泰迪摇摇头,他发现考利的存书中医学类的为数并不多,至少在这间屋子里是这样。大多数都是小说,有几本薄薄的册子泰迪估计是诗集,还有好几层架子上是历史和传记类图书。

"不对吗?"奈林说。

"我是联邦执法官。我们负责抓人,仅此而已。大多数时候,谈话由别 人负责。"

"我把它叫作'审讯',您却称之为'谈话'。没错,执法官先生,您的能言善辩的确令人惊讶。"他用装着苏格兰威士忌的玻璃杯底部敲击了几下桌面,仿佛在鼓掌。"暴力之徒总是令我着迷。"

"什么之徒?"泰迪踱步来到奈林的椅子前,俯视着这矮小的男子,摇响杯中的冰块。

奈林脑袋向后一仰,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暴力。"

"作出这种推断真可以见鬼去了,大夫。"此话出自恰克,一脸愤怒表露无遗,泰迪从没见过他如此动怒。

"我又没有推断什么,没有啊。"

泰迪又晃了晃杯子,一饮而尽,看到奈林左眼附近正在抽搐。"我同意 我搭档的说法。"他说罢坐在椅子上。

"不——"奈林拖长音节说,"我刚才讲你们是暴力之徒,并不等同于指

控你们很暴力。"

泰迪朝他露出灿烂的笑容,"那就请多指教了。"

他们身后的考利在留声机上放了张唱片,唱针沙沙地划着,随着零星的噼啪声和嘶嘶声,让泰迪想起刚才那些电话机。这时舒缓的弦乐和钢琴曲取代了嘶嘶声,是古典音乐,他再熟悉不过了,具有普鲁士精神的古典音乐。泰迪回忆起国外咖啡馆里的音乐,还有他在达豪集中营一个副指挥官办公室里听到的系列唱片,那人伴着旋律,朝嘴里开了枪。泰迪和四个美国士兵进入办公室时他还没死,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枪掉在地上够不着,他没法再补上一枪。轻柔的音乐蜘蛛般爬满整个屋子。又过了二十分钟他才断气。他们搜索房间时,有人问他是不是感到痛。泰迪从那家伙的膝部拿起一张加框照片,里面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泰迪拿走照片时,那人瞪大眼睛,伸手想夺回来。泰迪向后站,看看照片,又望望他,来来回回反复看,直到他咽气。自始至终,音乐都在叮咚流淌。

"是勃拉姆斯吗?"恰克问。

"马勒。"考利在奈林边上就座。

"你说请多指教。"奈林说。

第16节:隔离岛(16)

泰迪肘撑着膝盖,双手一摊。

"打从校园时代起,"奈林说,"我敢打赌,你们两人中不会有人看到打架就躲得远远的。这并不是说你们喜欢打架,而是你们根本不会考虑躲避,对不对?"

泰迪朝恰克望去,恰克朝他略带窘迫地微微一笑。

恰克说:"在我被抚养长大的过程中,没有逃跑这档子事。"

"啊,是的——抚养长大。是谁把你带大的?"

"熊。"泰迪说。

考利的眼睛发亮, 朝泰迪轻轻点头。

然而奈林似乎并不理会幽默,他抚了抚裤子的膝盖部位。"你信上帝吗?"

泰迪大笑起来。奈林身体前倾。

"噢,你是认真的吗?"泰迪问。

奈林等候回答。

"你见过集中营吗,大夫?"

奈林摇摇头。

"没见过?"泰迪也向前弓起身子,"你英语说得很好,几乎无懈可击。不过,辅音还是发得重了些。"

"执法官先生, 合法移民有罪吗?"

泰迪微笑着摇了摇头。

"那就回到上帝这个话题吧。"

"大夫,哪天你去见过集中营,再回来同我谈你对上帝的感受。"

奈林缓缓闭上眼睛,然后睁开,算是同意,接着目光落在恰克身上。

"那你呢?"

"我没亲眼见过集中营。"

"你信上帝吗?"

恰克耸耸肩。"好长时间以来,我无论如何都不太会想到他。"

"自从你父亲去世后,对吗?"

这时恰克也身体前倾, 愈发清澈的双眼盯住那个胖墩。

- "你父亲去世了,是吧? 丹尼尔斯执法官, 你父亲也一样吧? 我敢打赌, 两位在十五岁生日之前, 都失去了生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人物。"
- "方块五?"泰迪说。
- "什么意思?"奈林的身子弓得更低了。
- "这是你接下来要变的戏法吗?"泰迪说,"你会告诉我,我手上握着什么牌。或者,不,等等——你会把一名护士一分为二,从考利大夫的头上抓出一只兔子?"
- "我说的这些不是什么戏法。"
- "那这个呢?"泰迪说,真想把那颗樱桃脑袋从那壮实的双肩上拧下来。"你教一个女人如何穿墙越壁,从一栋满是杂工和狱卒的大楼上方飘过,然后漂洋过海。"

恰克说:"这个戏法不错。"

奈林又缓缓眨了下眼, 让泰迪联想到被喂饱的猫。

- "我再说一次,你的抗辩能力还真——"
- "啊,又来了。"
- "厉害。但我们眼下的问题是——"
- "眼下的问题,"泰迪说,"就是这个医院昨天夜间发生了九次恶劣的安全违规。有个女人不见了,但却没人去找——"
- "我们在找。"
- "找得很仔细吗?"

奈林向后一靠,偷瞥考利,让泰迪疑惑究竟谁是这儿的负责人。

考利对上泰迪的目光,下颚略微有些发红。"奈林大夫的职务之一,就是担任我们监督委员会的主联络员。我今天晚上请他来这里,是为了让

他以这个身份回应你们先前提出的请求。"

"哪些请求?"

奈林用手护住火柴,再次点燃烟斗。"我们不会泄露医务人员的人事档案。"

- "希恩。"泰迪说。
- "仟何人都不行。"
- "你实际上就是在他妈的坏我们的事。"
- "那个词我不太懂。"
- "出门多走走,你就明白了。"
- "执法官先生,两位可继续调查,我们将尽力协助,不过——"
- "不必了。"
- "什么意思?"考利这时也身子前倾,四人都弓着背,伸长脖子。
- "不必了,"泰迪重复道,"这次调查结束了,我们坐明早第一班渡轮回市区。等我们把报告上交之后,我想会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但我俩不会再插手。"

奈林的烟斗一直悬在手中。考利喝了一大口酒。马勒的音乐仍在流淌。 屋内某处时钟滴答作响。屋外,雨势已很猛烈。

考利把空杯子放在椅子旁的小桌上。

"随你的便, 执法官。"

第17节:隔离岛(17)

他们离开考利的住所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雨水敲打着石板瓦屋顶和砖砌天井,也敲打着等候他们的黑色汽车。泰迪可以看见一片片倾斜的银色雨幕切断黑暗。从考利家的门廊走到汽车只有几步路,但他们还

是被淋成落汤鸡。这时麦克弗森从车前绕过,跳到驾驶座上,甩甩头抖落雨水,溅湿了仪表盘,接着发动了那辆帕克车。

"今晚天气真不错。"他提高嗓门,声音盖过雨刮器的哗哗声和鼓点般的雨声。

泰迪透过后窗回头望去,看见考利和奈林站在门廊上目送他们,身影已渐模糊。

"人和兽都不适合出行。"麦克弗森说这话时,一根被刮断的细树枝正滑过他们的挡风玻璃。

恰克问道:"麦克弗森,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 "四年。"
- "以前有过出逃事件吗?"
- "才没有呢。"
- "那违规呢?比如说,有人失踪一两个小时。"

麦克弗森摇摇头,"这也没有。除非你,呃,他妈的疯了。否则你能躲去哪里呢?"

- "那希恩大夫呢?"泰迪问,"你认识他吗?"
- "当然。"
- "他在这儿待多久了?"
- "应该比我早一年来的。"
- "那是五年吧?"
- "差不多。"
- "他和索兰多小姐打交道多吗?"

"据我所知并不多。考利大夫才是她精神治疗的主治医师。"

"医院总医师去当某个病人的主治大夫,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吗?"

麦克弗森说:"这个……"

他们等着回答, 雨刮器继续发出哗哗声, 幽幽的树影朝他们压来。

"要看情况。"麦克弗森说,这时帕克车正穿过大门,他朝警卫挥挥 手。"当然了,考利大夫担任C区很多病人的主治医师。还有,没错,其 他病区一些病人的主治医师也是他。"

"除了索兰多小姐,还有谁?"

麦克弗森把车停在男宿舍门外。"我不下去帮你们开车门了,两位不介意吧?你们好好睡。我敢肯定,明天早上考利大夫会回答你们的一切问题。"

"麦克弗森……"泰迪打开他那边的车门时说。

麦克弗森回头望着他。

"你这方面不太在行。"泰迪说。

"哪方面?"

泰迪朝他冷冷一笑,下车步入雨中。

他们和特雷·华盛顿以及另一个叫毕比·卢斯的杂工同住一间房。房间很大,有两组双层床,还有一小块休憩空间。他们进门时,特雷和毕比正在打牌。在双层床的上铺,已有人替他们备好一叠白毛巾。泰迪和恰克用毛巾擦干头发,然后各自拉了把椅子加入牌局。

特雷和毕比打牌以一分钱为赌注,如果有人硬币用完了,也可以接受香烟作为替代。在七张牌一局中,泰迪唬住他们三人,以一把梅花同花顺赢走了五块钱和十八根香烟。他把烟放入口袋,以后就打得很保守。

结果表明,恰克才是真正的高手。他保持一贯的愉快表情,令人难以猜透,面前的硬币和香烟堆成了山,最后还加上几张纸币。他朝小山底部

瞟了一眼,似乎很惊讶面前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堆。

特雷问道:"执法官,你是不是有透视眼啊?"

"我想是运气好吧。"

"放屁,去他妈的运气!他是施了什么巫术。"

恰克说:"或许某些王八蛋不应该拽耳垂。"

"啊?"

"华盛顿先生,每次差一张牌就凑成一付俘虏的时候,你都会拽耳垂。"他又指向毕比,"还有你这王八蛋……"

其余三人都放声大笑。

"他……他——不,让我想想,他……他每次打算唬人时,眼睛就像松鼠那样滴溜溜地转,开始看每个人的筹码。不过,要是拿到一手好牌呢?他就镇定自若,自顾自出牌。"

特雷开始肆意狂笑,他拍着桌子问:"那丹尼尔斯执法官呢?他是怎么露出马脚的?"

恰克咧嘴一笑:"要我出卖搭档?不,不,不。"

"噢……"毕比指着桌子对面的他们俩。

"我做不到。"

第18节:隔离岛(18)

"我明白,我明白,"特雷说,"白人总是干这种事。"

恰克脸色一沉,两眼瞪着特雷,房间里的空气似乎被抽空。

特雷的喉结上下滑动,举起一只手试图道歉。这时恰克说:"一点儿没错,不然还能是什么原因?"然后他脸上的笑容如盛开的花朵般绽放。

- "王……八蛋!"特雷抬手扇在恰克的手指上。
- "王八蛋!"毕比说。
- "王八蛋。"恰克说,然后他们三人像小姑娘似的发出咯咯的笑声。

泰迪想过要尝试作为一名白人去讲街头脏话,但他认定自己无法做到。可是恰克呢?不知为何他能够做到。

- "究竟是什么让我露出马脚?"躺在黑暗中时,泰迪问恰克。房间那边,特雷和毕比鼾声雷动,似乎要一决高下。外面的雨这半个小时下得小了,仿佛正在喘息,等候援军部队到来。
- "玩牌的时候?"睡在下铺的恰克说,"别提这事了吧。"
- "不,我想知道。"
- "你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挺厉害,对不对?承认吧。"
- "我不认为自己很差。"
- "你是不差啊。"
- "你让我输得很惨。"
- "我只不过赢了几块钱。"
- "你爸是个赌徒,对不对?"
- "我爸是个浑蛋。"
- "哦,对不起。"
- "不是你的错。那你的呢?"
- "我老爸?"
- "不,你叔叔——还用问,当然是说你爸。"

泰迪试图在黑暗中勾勒他的模样,却只能看见他那双手,上头布满疤痕。

"他是个陌生人。"泰迪说,"对每个人都是,甚至对我母亲。见鬼,我怀疑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就是他的船,当他失去了那条船时,便 开始随波逐流。"

恰克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泰迪估计他睡着了。他突然可以看见父亲了,整个人都可以看见,没活可干的日子里坐在那张椅子上,被墙壁、天花板、房间吞噬。

"嘿,头儿。"

"你还醒着?"

"我们真的就此罢手了?"

"是啊,你觉得惊讶?"

"我不是在怪你,只是,我不知道....."

"怎么了?"

"我从没有半途而废过。"

泰迪静静地躺了片刻,最后说道:"我们连一句真话都没听到过。我们无法穿越,也没有什么可以退守,根本无法让这些人说实话。"

"我知道,我知道。"恰克说,"我同意你的逻辑。"

"可是……"

"可是,我从来都不会半途而废。"

"雷切尔·索兰多绝不会是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赤脚溜出上了锁的房间。 她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整个医院都在帮她。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有 些话不得不说,而整个团体的人都不愿意听,那你不可能取得突破。在 我们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绝不可能。最好的设想是:我的威胁奏效,考 利现在正端坐在他的宿舍里,重新考虑他的整个态度。或许明天早 上....."

- "那你是在唬人喽?"
- "这话我可没说。"
- "老大,我刚跟你打过牌哎。"

他们默默地躺着,泰迪聆听了一会儿海涛。

"你会撅起嘴唇。"恰克说,声音开始因为犯困而变得含糊。

"什么?"

"你拿到好牌的时候,只有一秒钟的工夫,但你总会撅起来。"

"哦。"

"晚安,头儿。"

"晚安。"

6

多洛蕾丝穿过门厅朝他走来。

她目含怒意,伴着不知从房间何处,可能是厨房传来的平·克拉斯贝的《天堂东边》小调走过来,手中攥着一瓶空了的JTS Brown威士忌,喊道:"天哪,泰迪。我的老天啊!"是他的威士忌空瓶。泰迪接着意识到自己的一处藏酒地被她发现了。

"你清醒过吗?该死的你还能不能清醒过来?回答我!"

可泰迪做不到。他说不出话来。他甚至不知道身在何处。他能看见她, 看见她一路穿过门厅走向他,可就是看不到自己的身体,甚至无法感 知。多洛蕾丝身后门厅的另一端有面镜子,那里面根本没有他的影像。

第19节:隔离岛(19)

多洛蕾丝左转进了起居室,背部有些烧焦了似的,还冒着烟。她手中的 瓶子不见了,头发里冒出缕缕烟雾。

她在一扇窗前驻足,"哦,看啊。它们真漂亮,在漂浮呢。"

泰迪也来到窗边,站在她身旁。她不再是被烧焦的模样,而是浑身湿透。当他把手放在她肩头时,他能看见自己,自己垂落在她锁骨处的手指。接着她转过头,在他的手指上轻快地一吻。

"你干了什么?"他问道,可并不确定为何这样问。

"你看它们在那儿。"

"宝贝, 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他急切地问, 但她没有回答, 不过他也 不感到奇怪。

窗外的景色不是他期望的。那不是他们梧桐树大街公寓外的风景,而是从前一间他们只住过一晚的小木屋窗外的景色。外面有一个不大的池塘,上面漂浮着几根小木桩。泰迪注意到木桩表面十分光滑,让人难以察觉地在水中滚动着。月光下池水波光粼粼,一些地方转为白色。

"这个亭子真不错啊,"她说道,"是那么白。你能嗅到新刷上的油漆味道。"

"确实。"

"那么……"多洛蕾丝说道。

"打仗时杀了不少人吧。"

"你为什么喝酒?"

"也许吧。"

"她在这儿。"

"雷切尔?"

多洛蕾丝点点头,"她从未离开过。你差点就看到了。差一点点。"

- "四的法则。"
- "是密码。"
- "当然,但那是什么密码?"
- "她在这儿。你不能离开。"

他从后面抱住她,把头埋入她的颈窝。"我不打算离开。我爱你。我是 这么爱你。"

她的腹部裂开一道口子,涌出的液体从他指间流过。

- "我已经是盒子里的一堆骨头了,泰迪。"
- "不,我不相信。"
- "我是。你必须醒过来。"
- "可你就在我面前啊。"
- "我不在。你必须面对现实。她在这里。你在这里。他也在这里。你可以数一数床位。他的确在这儿。"
- "你说谁在这儿?"
- "利蒂斯。"

听到这个名字,仿佛有什么东西刺穿他的皮肤,爬上他的骨头。"不可能。"

- "是真的。"她扭过头来仰视着他,"你早就知道。"
- "我不知道。"
- "不,你知道。你没法离开这里。"
- "你总是一副很紧张的样子。"他开始按摩她的肩膀,她发出一声略带惊讶的低吟,这让他感到一丝兴奋。

- "我不会再紧张了,"她说,"我到家了。"
- "这里不是家。"他说。
- "这里当然是家。我的家。他在这儿,她也在这儿。"
- "利蒂斯。"
- "利蒂斯。"她接着说道,"我得走了。"
- "不。"他哭了出来,"别走,留下来。"
- "噢,我的老天。"她又倾入他怀中,"让我走,让我走吧。"
- "求求你别走。"他的泪水滑过她的身体,和她腹部涌出的鲜血交汇在一起。"让我再抱你一会儿。就一会儿。求你了。"

她发出了一串咕噜咕噜的声音,一半是叹息,一半是哀号,痛苦中透着绝望的美丽,然后吻了吻他的手背。

"好吧。抱紧我。用力抱。"

他把妻子揽入怀中, 就这样一直抱着。

凌晨五点钟,雨滴敲打着整个世界。泰迪从上铺爬下来,掏出大衣口袋里的笔记本。他在之前打过扑克的桌子前坐下,把笔记本翻到记下雷切尔·索兰多"四的法则"那一页。

特雷和毕比继续伴着雨声打着震天响的呼噜。恰克则十分安静,一动不动趴在床上,一只手攥成拳头靠在耳旁,好像它们在窃窃私语。

泰迪低头看着那页纸。一旦掌握诀窍,读懂它不费吹灰之力。这其实是 小孩子才会用的把戏。可是,这毕竟是密码,泰迪直到六点钟才破译完 毕。

他抬起头,发现恰克用拳头支着下巴正从下铺看着他。

"我们要离开吗,头儿?"

泰迪摇了摇头。

"没人能在这鬼天气里离开。"特雷边说边从床铺上爬下来。他拉起窗帘,露出一片珍珠白的风雨凄迷的景色。"根本不可能。"

第20节:隔离岛(20)

突然间, 梦境难以保持, 随着窗帘拉起, 毕比一声干咳, 特雷大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她的气味也蒸发不见。

泰迪怀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绝对不是——他怀疑时至今日自己是否已无力承受对她的那份思念。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年,回到发生火灾的那个上午,他愿用自己的身躯去代替她,他会这么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多年以来他一直希望如此。但随着时光流逝,对她的思念却有增无减,对她的渴求成了他心头一道不会结疤的伤口,血流不止。

我刚才抱着她,他想告诉恰克、特雷和毕比。当平·克劳斯贝的低声吟唱从厨房的收音机里传出时,我抱着她。我能闻到她的味道,梧桐树大街公寓的味道,还有那年夏天一起去的湖泊,她的唇吻在了我的手指上。

我曾经抱住她。可这个世界不能提供我这个,只能让我回忆起失去的、永远无法得到的和短暂拥有的一切。

我们本来要厮守到老,多洛蕾丝。生孩子。在老树下携手散步。我想看着那一道道皱纹刻上你的皮肤,清楚地记得每一道何时出现。同生共死。

我刚才抱着她,他想说。如果我能确定,只要一死就能再次抱住她,那么我会迫不及待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

恰克凝视着他,等待。

泰迪说道:"我破解了雷切尔的密码。"

"哦,"恰克说道,"就这些吗?"

考利在B区的门厅与他们会面。他衣服湿透,满脸是水,看上去像是在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过了一夜。

恰克说道:"大夫,秘诀在于,卧床后就该入睡。"

考利用手帕擦了擦脸。"哦,这就是秘诀吗,长官?我知道我忘了什么。睡眠,正如你所说,没错。"他们沿着年久泛黄的楼梯拾级而上,向驻守在第一个楼梯平台处的杂工点头致意。

考利面露微笑,眼下他们正从驻守在二楼平台上的杂工身边走过。楼下传来一个病人的尖声叫喊,回声沿着楼梯夺路而逃,传到他们这里。那是充满哀怨的号叫,泰迪能从中听出绝望,听出它的任何渴求都将肯定无法得到满足。

"旧学派的人,"考利说,"相信休克疗法,局部前额叶切除术,以及针对最为温顺的患者的水疗。我们称之为精神外科学。新学派则迷恋于精神药理学。这是将来的趋势,他们说。也许是吧,我不知道。"

他略一停,一只手搁在楼梯扶手上,驻足于二楼和三楼之间。泰迪能感觉到他的精疲力竭,仿佛一只苟延残喘的活物。

"精神药理学在实际中如何运用呢?"恰克问。

考利答道:"已经有一种药物——它的名称是碳酸锂——刚被证明能够有效地使精神病患者放松,有些人说,能够制伏他们。镣铐会成为历史。链条,手铐,甚至连铁栏都将不复存在,至少乐观主义者这样认为。旧学派的人当然会争辩,说没有什么能取代精神外科。但我认为新学派的力量更强大,而且他们背后有金钱支持。"

"这钱从哪儿来?"

- "当然是制药公司。赶紧买股票吧,两位,这样你们在退休时就能拥有自己的小岛了。新学派啊,旧学派。天哪,我有时还真能胡吹。"
- "你属于哪一派?"泰迪柔声问道。
- "信不信由你,执法官,我相信谈话疗法,基本的人际交流技巧。我有这么个激进的想法,如果你对病人很尊重,倾听他想告诉你的事,也许你就能和他沟通。"

又一声号叫。来自同一个女人,泰迪相当肯定。声音传到楼梯上,回荡在他们之间,似乎引起了考利的注意。

"但这些病人呢?"泰迪问。

考利微笑,"嗯,没错,这些病人中有许多需要接受药物治疗,一些人还需带上镣铐。这一点无可争议。但这是个误区。一旦你把毒药投入井中,又如何把它从水中取出?"

"没办法。"泰迪说。

他点点头,"没错,本应该是万不得已的手段,却渐渐成了标准的措施。我知道我把我的隐喻弄混了。睡眠不足,"他对恰克说,"你是对的,我下次试试看按你的说法去做。"

第20节:隔离岛(20)

突然间, 梦境难以保持, 随着窗帘拉起, 毕比一声干咳, 特雷大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她的气味也蒸发不见。

泰迪怀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绝对不是——他怀疑时至今日自己是否已无力承受对她的那份思念。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年,回到发生火灾的那个上午,他愿用自己的身躯去代替她,他会这么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多年以来他一直希望如此。但随着时光流逝,对她的思念却有增无减,对她的渴求成了他心头一道不会结疤的伤口,血流不止。

我刚才抱着她,他想告诉恰克、特雷和毕比。当平·克劳斯贝的低声吟唱从厨房的收音机里传出时,我抱着她。我能闻到她的味道,梧桐树大街公寓的味道,还有那年夏天一起去的湖泊,她的唇吻在了我的手指上。

我曾经抱住她。可这个世界不能提供我这个,只能让我回忆起失去的、 永远无

Chapter_2

法得到的和短暂拥有的一切。

我们本来要厮守到老,多洛蕾丝。生孩子。在老树下携手散步。我想看着那一道道皱纹刻上你的皮肤,清楚地记得每一道何时出现。同生共死。

我刚才抱着她,他想说。如果我能确定,只要一死就能再次抱住她,那么我会迫不及待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

恰克凝视着他,等待。

泰迪说道:"我破解了雷切尔的密码。"

"哦,"恰克说道,"就这些吗?"

7

考利在B区的门厅与他们会面。他衣服湿透,满脸是水,看上去像是在 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过了一夜。

恰克说道:"大夫,秘诀在于,卧床后就该入睡。"

考利用手帕擦了擦脸。"哦,这就是秘诀吗,长官?我知道我忘了什么。睡眠,正如你所说,没错。"他们沿着年久泛黄的楼梯拾级而上,向驻守在第一个楼梯平台处的杂工点头致意。

考利面露微笑,眼下他们正从驻守在二楼平台上的杂工身边走过。楼下传来一个病人的尖声叫喊,回声沿着楼梯夺路而逃,传到他们这里。那是充满哀怨的号叫,泰迪能从中听出绝望,听出它的任何渴求都将肯定无法得到满足。

"旧学派的人,"考利说,"相信休克疗法,局部前额叶切除术,以及针对最为温顺的患者的水疗。我们称之为精神外科学。新学派则迷恋于精神药理学。这是将来的趋势,他们说。也许是吧,我不知道。"

他略一停,一只手搁在楼梯扶手上,驻足于二楼和三楼之间。泰迪能感觉到他的精疲力竭,仿佛一只苟延残喘的活物。

"精神药理学在实际中如何运用呢?"恰克问。

考利答道:"已经有一种药物——它的名称是碳酸锂——刚被证明能够

有效地使精神病患者放松,有些人说,能够制伏他们。镣铐会成为历史。链条,手铐,甚至连铁栏都将不复存在,至少乐观主义者这样认为。旧学派的人当然会争辩,说没有什么能取代精神外科。但我认为新学派的力量更强大,而且他们背后有金钱支持。"

"这钱从哪儿来?"

"当然是制药公司。赶紧买股票吧,两位,这样你们在退休时就能拥有自己的小岛了。新学派啊,旧学派。天哪,我有时还真能胡吹。"

"你属于哪一派?"泰迪柔声问道。

"信不信由你,执法官,我相信谈话疗法,基本的人际交流技巧。我有这么个激进的想法,如果你对病人很尊重,倾听他想告诉你的事,也许你就能和他沟通。"

又一声号叫。来自同一个女人,泰迪相当肯定。声音传到楼梯上,回荡在他们之间,似乎引起了考利的注意。

"但这些病人呢?"泰迪问。

考利微笑,"嗯,没错,这些病人中有许多需要接受药物治疗,一些人还需带上镣铐。这一点无可争议。但这是个误区。一旦你把毒药投入井中,又如何把它从水中取出?"

"没办法。"泰迪说。

他点点头,"没错,本应该是万不得已的手段,却渐渐成了标准的措施。我知道我把我的隐喻弄混了。睡眠不足,"他对恰克说,"你是对的,我下次试试看按你的说法去做。"

第21节:隔离岛(21)

"据说效果非常神奇。"恰克说。他们登上最后一段楼梯。

在雷切尔的房间里,考利重重地坐在床沿上,恰克则倚门而立,问道:"嘿!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超现实主义者?"

考利朝他望去,"我认输。几个?"

- "笨蛋。"恰克说道,发出爽朗的笑声。
- "你总有一天会长大的, 执法官, "考利说, "不是吗?"
- "我很怀疑。"

泰迪把那张纸举到胸前,用手指轻弹一下,引起他们的注意。"再看一 眼吧。"

4的法则

我是47

他们曾是80

+你们是3

我们是4

但是

谁是67?

一分钟后,考利发话:"我太累了,执法官。现在我看来这就是一堆莫 名其妙的东西。抱歉。"

泰迪望向恰克,恰克摇摇头。

泰迪说:"就是这个加号给了我暗示,让我再多看一眼。你们看'他们曾是80'这一行字下面的那条线。我们应当把上面两行相加。结果是多少?"

"一百二十七。"

"一,二,七,"泰迪说,"没错,然后再加上三。但每个数是分开的。她要我们把这些整数分开。所以,一、二、七、三,加起来是几?"

"十三。"考利在床上稍微坐正了些。

泰迪点点头,"十三和雷切尔·索兰多有什么特殊联系吗?她在十三号出生?在十三号结婚?还是在十三号杀了自己的孩子?"

"这我得查一下,"考利说,"不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十三通常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数字。"

"为什么?"

他耸耸肩,"这对于许多人来讲是一样的道理。十三预示着噩运。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活在恐惧的状态下。这是这种病症的一个普遍现象,大多数患者都非常迷信。所以十三的意义非同寻常。"

"那样就说得通了。"泰迪说,"我们来看下一个数字。四。一加三等于四。但一和三放在一起呢?"

"十三。"恰克不再背倚墙壁,抬头看着那张纸。

"最后一个数字,"恰克说,"六十七。六和七加起来是十三。"

泰迪点点头,"这不是'四的法则'。这是十三的法则。雷切尔·索兰多的名字里有十三个字母。"

泰迪看着考利和恰克在心中默数这些字母。考利说道:"继续说下去。"

"一旦我们接受这个设想,就会发现雷切尔留下了一大堆线索。这份密码遵循数字对应字母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法则。一即是A。二即是B。明白我的意思吗?"

考利点点头,恰克几秒钟后也点了点头。

"她名字的首字母是R。字母R对应的数字是十八。A是一,C是三,H是八,E是五,L是十二。十八、一、三、八、五,还有十二。把它们都加起来,结果等于几?"

"天哪!"考利轻声喊道。

"四十七。"恰克回答,睁大眼睛盯着泰迪胸前的那张纸。

"那代表了'我',"考利说,"她的名字。现在我明白了。但'他们'是谁

呢?"

"她的姓氏,"泰迪答道,"是他们的。"

"谁的?"

"她丈夫的家族以及他们的祖辈,不是她的家族,不是她原来的姓。也有可能代表了她的孩子。无论哪一种情况,原因都无关紧要。反正这是她的姓。索兰多。把字母拆开,把它们对应的数字相加,嗯,准没错,结果就等于八十。"

考利的身子从床边挪开。他和恰克两人都站在泰迪面前,看向覆盖在他胸前的那份密码。

片刻后,恰克抬起头来望着泰迪,"你是谁——难道是爱因斯坦?"

"你以前破译过密码吗,执法官?"考利问,目光仍停留在纸上,"在战争期间?"

"没有。"

"那你怎么能……"恰克问。

泰迪的双臂举得发酸,于是把纸放到床上。

"不知道。我做过很多填字游戏。我喜欢解谜。"他耸耸肩膀。

考利说:"但你在国外的时候曾在陆军情报局工作,对不对?"

泰迪摇头,"不过是正规军罢了。倒是你,大夫,你过去在战略情报 局。"

第22节:隔离岛(22)

考利答道:"不,我只做过一些顾问工作。"

"什么类型的顾问?"

考利又露出他那蜻蜓点水式的笑容, 几乎在出现的瞬间便消失无

- 踪。"绝对不能提的那种。"
- "但这份密码,"泰迪说,"它相当简单。"
- "简单?"恰克说,"你刚刚解释过,我想得头到现在还疼呢。"
- "但对你来说呢,大夫?"

考利耸耸肩,"我能说什么呢,执法官?我可没做过密码破解员。"他垂下头,摩挲着下巴,又把注意力转向密码。

恰克望着泰迪, 眼中充满问号。

考利说:"这样我们弄明白了——唔,执法官,是你弄明白的——四十七和八十的含义。我们也搞清楚了所有的线索都是对数字十三的置换。那么'三'呢?"

"同样,"泰迪说,"要么是指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她就是未卜先知了。"

- "不太可能。"
- "要么就是指她的孩子。"
- "我更相信这个。"
- "把雷切尔加上三……"
- "然后就得出下一行,"考利说,"我们是四。"
- "那么谁是六十七?"

考利看着他,"你不会是明知故问吧?"

泰迪摇摇头。

考利的手指沿着纸张右侧向下划去。"这些数字中没有加起来等于六十七的吧?"

"没有。"

考利把一只手放在头顶,挺直身子。"你没有什么推测吗?"

泰迪说:"我破译不了的就是这一处。无论它指的是什么,反正都是我不熟悉的,因此我想它可能指的是这个岛上的事物。你呢,大夫?"

- "我,怎么讲?"
- "有什么推测吗?"
- "没有,我原本在第一行就卡住了。"
- "是啊,你说过,太累了什么的。"
- "非常累,执法官。"说这话时他的目光紧紧盯住泰迪的脸,随后又投向窗户,看着雨水奔流而下,厚厚的雨帘将远处的景色阻隔在外。"昨晚你说你打算离开。"
- "坐第一班渡轮走。"泰迪撒了个谎。
- "今天已经没有船了。我很确定。"
- "那就明天,或者后天,"泰迪说,"你仍然认为她在这里,在这个小岛上?"
- "不,"考利答道,"我不这么想。"
- "那她在哪里?"

他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执法官。这不是我擅长的。"

泰迪和恰克站在医院外面的雨棚下面。目之所及,一片片如火车车厢那么大的雨帘倾泻而下。

- "你认为他知道六十七代表了什么?"恰克问。
- "是的。"

- "你认为他在你之前就破译了密码?"
- "我想他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他在那个部门肯定学到了一两手。"

恰克擦擦脸,朝路面弹了弹手指。"他们这里有几个病人?"

"数量很少。"泰迪回答。

"嗯。"

"大概二十个女人,三十个男人?"

"不多。"

"飓。"

"怎么也不会到六十七人吧。"

泰迪扭过头看着他。"但是……"恰克说。

"是的,"泰迪说,"但是。"

他们向远方的树林望去,目光落在更远处的堡垒顶部。它在暴风骤雨之中变得模糊难辨,像一张挂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的炭笔素描。泰迪想起梦中多洛蕾丝说过的话:数一数床位。

"你估计他们这儿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恰克说,"我们得问一下那位乐于助人的医生。"

"噢,是的,他只会嚷嚷着说'乐意帮忙',不是吗?"

"嘿,头儿。"

"暝?"

"你这辈子有没有见过国家用地像这样浪费?"

"此话怎讲?"

"两个病区里只有五十个病人?你认为这些楼房里可以容纳多少人?再 多几百号人?"

"至少。"

"还有医患人数的比例。大概要超过二比一。你见过这样的情况吗?"

"我得说没见过。"

他们望着大雨冲刷下嘶嘶作响的大地。

"这他妈的是什么鬼地方啊?"恰克说。

第22节:隔离岛(22)

考利答道:"不,我只做过一些顾问工作。"

"什么类型的顾问?"

考利又露出他那蜻蜓点水式的笑容,几乎在出现的瞬间便消失无踪。"绝对不能提的那种。"

"但这份密码,"泰迪说,"它相当简单。"

"简单?"恰克说,"你刚刚解释过,我想得头到现在还疼呢。"

"但对你来说呢,大夫?"

考利耸耸肩,"我能说什么呢,执法官?我可没做过密码破解员。"他垂下头,摩挲着下巴,又把注意力转向密码。

恰克望着泰迪, 眼中充满问号。

考利说:"这样我们弄明白了——唔,执法官,是你弄明白的——四十七和八十的含义。我们也搞清楚了所有的线索都是对数字十三的置换。那么'三'呢?"

"同样,"泰迪说,"要么是指我们,如果这样的话,那她就是未卜先知了。"

- "不太可能。"
- "要么就是指她的孩子。"
- "我更相信这个。"
- "把雷切尔加上三……"
- "然后就得出下一行,"考利说,"我们是四。"
- "那么谁是六十七?"

考利看着他,"你不会是明知故问吧?"

泰迪摇摇头。

考利的手指沿着纸张右侧向下划去。"这些数字中没有加起来等于六十七的吧?"

"没有。"

考利把一只手放在头顶,挺直身子。"你没有什么推测吗?"

泰迪说:"我破译不了的就是这一处。无论它指的是什么,反正都是我不熟悉的,因此我想它可能指的是这个岛上的事物。你呢,大夫?"

- "我,怎么讲?"
- "有什么推测吗?"
- "没有,我原本在第一行就卡住了。"
- "是啊,你说过,太累了什么的。"
- "非常累,执法官。"说这话时他的目光紧紧盯住泰迪的脸,随后又投向窗户,看着雨水奔流而下,厚厚的雨帘将远处的景色阻隔在外。"昨晚你说你打算离开。"
- "坐第一班渡轮走。"泰迪撒了个谎。

- "今天已经没有船了。我很确定。"
- "那就明天,或者后天,"泰迪说,"你仍然认为她在这里,在这个小岛上?"
- "不,"考利答道,"我不这么想。"
- "那她在哪里?"

他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执法官。这不是我擅长的。"

泰迪和恰克站在医院外面的雨棚下面。目之所及,一片片如火车车厢那么大的雨帘倾泻而下。

- "你认为他知道六十七代表了什么?"恰克问。
- "是的。"
- "你认为他在你之前就破译了密码?"
- "我想他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他在那个部门肯定学到了一两手。"

恰克擦擦脸,朝路面弹了弹手指。"他们这里有几个病人?"

"数量很少。"泰迪回答。

"嗯。"

- "大概二十个女人,三十个男人?"
- "不多。"
- "嗯。"
- "怎么也不会到六十七人吧。"

泰迪扭过头看着他。"但是……"恰克说。

"是的,"泰迪说,"但是。"

他们向远方的树林望去,目光落在更远处的堡垒顶部。它在暴风骤雨之中变得模糊难辨,像一张挂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的炭笔素描。泰迪想起梦中多洛蕾丝说过的话:数一数床位。

- "你估计他们这儿有多少人?"
- "我不知道,"恰克说,"我们得问一下那位乐于助人的医生。"
- "噢,是的,他只会嚷嚷着说'乐意帮忙',不是吗?"
- "嘿,头儿。"
- "嗯?"
- "你这辈子有没有见过国家用地像这样浪费?"
- "此话怎讲?"
- "两个病区里只有五十个病人?你认为这些楼房里可以容纳多少人?再 多几百号人?"
- "至少。"
- "还有医患人数的比例。大概要超过二比一。你见过这样的情况吗?"
- "我得说没见过。"

他们望着大雨冲刷下嘶嘶作响的大地。

"这他妈的是什么鬼地方啊?"恰克说。

第23节:隔离岛(23)

问讯在餐厅里进行,泰迪和恰克在后面的一张桌子旁入座。两个杂工坐在招呼一声就能听到的地方,特雷·华盛顿负责把病人带过来,问完话后再把他们带走。

第一位病人是个满脸胡楂、萎靡不振的家伙,不断地抽搐,不停地眨眼。他弯腰驼背地坐着,活像一只马蹄蟹,还搔着手臂,不肯看着他们

的眼睛。

泰迪垂目看着考利提供的档案第一页——只是考利凭记忆写下的几句简短的描述,并非真正的患者档案。这个病人排在第一个,叫肯·盖奇,他被送到这里是因为他在街角杂货店的过道里袭击了一名陌生人,用豌豆罐头猛砸受害者的头部,并且自始至终都压低了嗓门重复说着"不要再看我的信了"。

- "那么,肯,"恰克问,"你好吗?"
- "我着凉了。我的脚着凉了。"
- "那真是太糟糕了。"
- "走起路来很疼,真的。"肯挠着手臂上一处结痂的疮口边缘,小心翼翼地,好像在为它划出一条护城河。
- "前天晚上你是不是参加了小组治疗?"
- "我的脚着凉了,走路很疼。"
- "你要袜子吗?"泰迪试探地问。他注意到那两名杂工朝他们看过来,正在窃笑。
- "对。我要一些袜子。我要一些袜子,我要一些袜子。"他低声说,低垂的脑袋微微晃动。
- "好吧,我们马上去给你拿。但我们必须知道你是不是——"
- "实在太冷了。我的脚? 真冷啊, 走路很疼。"

泰迪望了望恰克。杂工的咯咯笑声传到桌子这边,恰克朝他们微微一笑。

"肯,"恰克说,"肯,你能看着我吗?"

肯依旧垂着头,继续晃动。他的指甲抓破了那个痂,一小股血渗入手臂 的汗毛。 "眥?"

"我没法走路,这样不能走路,这样不能。好冷,好冷,好冷啊。"

"肯,快,看着我。"

肯双手握拳落在桌子上。

两名杂工站起身,这时肯说道:"本来不会疼的,不会的。可他们想要这样。他们把寒气注入空气中,注入我的膝盖骨。"

杂工们走到桌前,目光越过肯落到恰克身上。那个白人问:"你们问完了吧?还是想听更多关于他的脚的事情?"

"我的脚很冷。"

黑人杂工扬起一道眉,"没事的,肯。我们会带你去水疗室,让你暖和 起来。"

白人说:"我在这里有五年了,他的话题从没换过。"

"从来都没有?"泰迪问。

"走起路来好疼。"

"从来没有。"那个杂工回答。

"走路很疼,因为他们把寒气注进我的脚里……"

接下来的一个叫彼得·布林,二十六岁,一头金发,身材矮胖。他习惯把指关节扳得咔咔作响,还喜欢啃指甲。

泰迪把档案侧过来,让恰克也能看到考利的记录:

患者用一个破碎的杯子攻击照顾他父亲的护士。受害人重伤,留下永久 性疤痕。患者否认应对此行为负责。

泰迪的偏头痛让他有点明白一个人对自己的头脑如何缺乏控制。因此他大体上能认同彼得的观点,但眼下他最想做的是掐住这个混账的脖子把

他抓起来, 摔在餐厅后面的一个烤箱上, 拷问他那个遭他伤害的可怜护士的事情。

泰迪望着桌子对面的彼得·布林,真想狠狠地朝他脸上抡上几拳,让医生也永远无法找全他鼻子里的碎骨头。狠狠地揍他,让鼻骨碎裂的声响在他大脑里永不散去。

然而,泰迪只是合上档案问道:"前天晚上你和雷切尔·索兰多一起做小组治疗。对吗?"

"是的,我确定,先生。"

"你看到她上楼讲房间?"

"没有。男的先离开。当时她还跟布丽姬·基恩斯、蕾奥诺拉·格兰特,还有那个护士坐在那里。"

"那个护士?"

彼得点点头,"那个红发女郎。我有时很喜欢她。她看上去很真切。但有些时候,你明白?"

"不,"泰迪说,尽量保持之前恰克那样平静的口吻,"我不明白。"

"那么, 你见过她了, 对吗?"

第24节:隔离岛(24)

"当然,能再告诉我一遍她叫什么吗?"

"她不需要名字,"彼得说道,"像她那样的女人?不用名字。脏姑娘。这就是她的名字。"

"可是彼得,"恰克说,"我以为你说过你喜欢她。"

"我什么时候说过?"

"一分钟前吧。"

- "呃,呃。她是垃圾。黏糊糊、软耷耷的。"
- "我来问你一些其他的问题。"
- "脏,脏,脏。"
- "彼得?"

彼得抬头看着泰迪。

"我能问你件事吗?"

"哦, 当然。"

- "那晚小组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雷切尔·索兰多说了反常的话,或者做了反常的事?"
- "她一个字都没说。她是只老鼠。她只是坐在那里。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你知道。有三个小孩。你相信吗?什么人干得出这种事情?他妈的这世上那些病态的人,先生们,请别介意我这样说。"
- "人总是会出问题,"恰克说,"有些人的问题更严重些。病态,就像你说的。他们需要帮助。"
- "他们需要毒气。"彼得说。
- "什么?"
- "毒气,"彼得对泰迪说,"毒死那些白痴。毒死那些凶手。杀了她自己的孩子?毒死这个婊子。"

他们默不作声地坐着,彼得容光焕发,好像是他为他们照亮了整个世界。过了一会儿,他拍拍桌子站起来。

"很高兴见到你们,先生们。我要回去了。"

泰迪用一支铅笔漫不经心在档案封面上涂鸦。彼得停住脚步,转身看着他。

- "彼得……"泰迪说。
- "怎么了?"
- "我……"
- "你能不能别那样?"

泰迪在硬纸板上乱涂他名字的首字母,用长而缓慢的笔画写着。"我想知道是不是——"

"拜托你能不能,拜托……"

泰迪抬起头,铅笔仍然在档案封面上划着。"什么?"

- "别那样?"
- "怎样?"泰迪看着他,又低头看档案,举起铅笔,扬起一道眉毛。
- "是的,拜托,别那样。"

泰迪把笔扔在封面上。"好些了吗?"

- "谢谢。"
- "你知不知道有个病人,彼得,名字叫安德鲁·利蒂斯?"
- "不知道。"
- "不知道?这里没人叫这个名字?"

彼得耸耸肩膀,"A区里没有。他也许在B区。我们不跟他们一起混。那些人是他妈的疯子。"

"好吧,谢谢你,彼得。"泰迪说,然后拾起那只铅笔继续乱涂乱画。

彼得·布林之后,他们与蕾奥诺拉·格兰特进行面谈。蕾奥诺拉深信自己是玛丽·毕克馥①,恰克是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②,泰迪则是查理·卓别林。她以为餐厅是日落大道上的一间办公室,他们在这里讨论联美电影

公司③股票的公开发行。她不断轻抚恰克的手背,并询问由谁来作会议记录。

最后,两名杂工不得不将蕾奥诺拉的手从恰克手上拉开时,她用法语大声叫嚷:"再会,亲爱的,再会了。"

走出餐厅的半途中,她挣脱了那两名杂工,掉头冲回来,又抓住恰克的手。她说道:"别忘了给猫喂食。"

恰克看着她的双眼说:"我记住了。"

之后,他们见了亚瑟·图米,他坚持要他们叫他乔。那天晚上的小组治疗,乔一直都在睡觉。原来乔是嗜睡症患者,在他们面前也睡着两回。

这时,泰迪正摸着后脑勺的一块地方。那儿让他感到头发发痒,他为布林之外的所有病人心生怜悯,与此同时,他又不禁好奇怎会有人能够忍受在此地工作。

特雷领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慢慢走进屋,她有金色的头发和一张瓜子脸,眼中闪动着清澈的光芒。不是精神失常者的清澈,而是一名充满智慧的女性在不那么智慧的世界里显示出的那种清澈。她微笑着坐下来,分别朝他们俩羞涩地轻轻摆了摆手。

泰迪看了看考利的记录——布丽姬·基恩斯。

"我永远都不会从这儿出去。"他们沉默不语地坐了几分钟后,她开口说 道。烟只抽到一半就掐灭了,声音柔和、自信,而在十一二年前,她用 斧头砍死了丈夫。

第25节:隔离岛(25)

"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出去。"她说。

"为什么?"恰克问,"我的意思是说,请原谅我这样讲,基恩斯小姐"

"太太。"

"基恩斯太太,不好意思,但在我看来,呃,你好像很正常。"

她靠在椅子上,像他们在此地见过的任何人那样悠闲自在,随后轻轻笑了一声。"我想是吧。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并不正常。我的天哪,幸好他们没拍下照片。我被诊断出患有躁狂抑郁症,我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诊断。我确实经历过黑暗的日子。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吧。区别在于大多数人都不会用斧头砍死自己的丈夫。他们对我说,我和我父亲之间有着很深的、尚未解决的冲突,我也同意这一点。我不相信我出去以后还会杀人,但这也说不准。"她用烟头朝他们指了指,"我认为,如果一个男人打你,还跟他看到的半数女人上床,而没有人帮你,那么你用斧头砍死他并不是最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她迎上泰迪的目光,瞳孔里的某种东西——或许是女学生那种羞涩的轻率——让他笑出声来。

- "怎么啦?"她问道,随他一起笑起来。
- "也许你不该出去。"他说。
- "你这样说,因为你是男人。"
- "你说得太对了。"
- "好吧,那么我不怪你。"

在见过彼得·布林之后能够大声地笑是一种解脱。泰迪怀疑自己实际上 跟她有点调情的意味。跟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用斧头杀人的凶手。事 情就是会变成这样,多洛蕾丝。但他并没有觉得太糟糕,仿佛经历了两 年漫长而黑暗的哀悼后,也许他有资格做些无伤大雅的打情骂俏。

"如果出去,我能做什么呢?"布丽姬说,"我已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了。听说有炸弹。炸弹能把整个城市炸成废墟。还有电视机,是这样称呼,对吧?谣传说每个病区都会有一台电视机,我们能从这个盒子里看节目。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从盒子里面传来的声音,盒子里面看到的面孔。我每天听够了各种声音,看够了各种面孔。我不需要更多的噪音。"

"你能跟我们讲讲雷切尔·索兰多的事情吗?"恰克问道。

她顿住。事实上,应该说是突然语塞。泰迪注意到她的眼睛稍稍上翻,

仿佛正在脑海中搜索正确的文件,于是泰迪在记事本上草草写下"撒谎",写完立刻弯起手腕挡在那两个字上面。

她的措辞变得更加谨慎,给人死记硬背的感觉。"雷切尔人很好。她不 跟别人来往。她经常说起下雨,但大多数时间她都不说话。她相信自己 的孩子都活着。她以为她还住在伯克郡,而我们是她的邻居、邮递员、 送货员,以及送牛奶的。很难让人去了解她。"

她垂着头说话,说完后不敢直视泰迪的眼睛。她的目光在泰迪脸上匆匆扫过,随后她看着桌面,又点上一根香烟。

泰迪想了想她刚才的话,意识到她对雷切尔幻想症的描述和昨天考利对他们说的简直一字不差。

"她在这里待了多久?"

"嗯?"

- "雷切尔。她跟你在B区待了多久?"
- "三年吧?我想差不多。我没有时间概念了。在这个地方很容易这样。"
- "那她之前在哪里?"泰迪问。
- "我听说是在C区。我想,她是被转过来的。"
- "但你不能确定?"
- "不能。我……同样,没什么概念了。"
- "确实。你上次见到她时,有没有发生不寻常的事?"
- "没有。"
- "是在小组治疗的时候吧。"
- "什么?"
- "你上次见到她,"泰迪问,"是前天晚上小组治疗的时候。"

- "对,是的。"她连连点头,在烟灰缸边缘掸下一些烟灰,"在小组里。"
- "然后你们所有人一起上楼回房间。"
- "和甘顿先生一起,没错。"
- "那天晚上希恩大夫情况如何?"

她抬起头,泰迪从她眼中看到困惑,或许还有几分恐惧。"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希恩大夫在场吗?"

第26节:隔离岛(26)

她看了看恰克,又望了望泰迪,牙齿紧紧咬住上唇。"是的,他在场。"

"他怎么样呢?"

"希恩大夫吗?"

泰迪点点头。

- "他还好。他人很好,很帅。"
- "很帅?"
- "是啊。他……长相还不赖,我妈以前常这么说。"
- "他有没有挑逗过你?"
- "没有。"
- "有没有侵犯过你?"
- "没有,没有。希恩大夫是个好大夫。你说那天晚上?"她思忖片刻,"那晚没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我们讨论了,呃,愤怒的处理方法吧?当时雷切尔抱怨说下雨。希恩医生在小组解散前一刻离开。然后甘顿先生带我们上楼各自回房,于是我们上床睡觉,就这样。"

泰迪在"撒谎"二字下方写下"有人教过",然后合上封皮。

- "就这样?"
- "是的。第二天早上雷切尔就不见了。"
- "第二天早上?"
- "没错。我一睡醒就听说她逃走了。"
- "但那天晚上呢?大约在半夜十二点左右——你听到了,对吗?"
- "听到什么?"她掐灭烟蒂,挥散飘荡在空气中的余烟。
- "骚乱啊。就是有人发现她失踪的时候。"
- "没有。我——"
- "人们大喊大叫,警卫从四面八方跑进来,还有警报也响起来。"
- "我以为是在做梦。"
- "做梦?"

她迅速点点头。"是啊,以为是场噩梦。"她望着恰克,"能给我倒杯水吗?"

- "没问题。"恰克站起身四下张望,看到餐厅后面的钢制饮料机旁堆着玻璃杯。
- 一名杂工从椅子上起身,"执法官?"
- "我就去倒点水。没事。"

恰克走到机器前,挑了个玻璃杯,用了几秒钟时间判断哪个喷嘴出牛奶,哪个出白开水。他抬起一个像金属的厚实把手,就在那一刻,布丽姬·基恩斯抓起泰迪的笔记本和笔。她用眼神示意他别动,翻到一面空白页,在上面匆匆写下什么,然后合上封面,把笔记本和笔推还给他。

泰迪疑惑不解地望着她,但她垂下目光,漫不经心地轻抚着烟盒。

恰克端着水回来坐下。他们看着布丽姬喝下半杯水,然后她说:"谢谢。你们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有点累了。"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名叫安德鲁·利蒂斯的病人?"泰迪问。

她脸上毫无表情。什么表情都没有。好像这张脸已变成雪花石膏像。她的双手平放在桌面上,仿佛一拿开,桌子就会飘到天花板上。

泰迪不明白为何会这样,但他敢发誓她的眼泪就快掉下来了。

- "没有,"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他。"
- "你认为有人教过她怎么说话吗?"恰克问。
- "你不认为吗?"
- "好吧, 听上去有点像是被迫的。"

他们正走在阿舍克里夫医院通往B区的过道上,由于屋顶的遮盖,只有零零星星的几点雨滴落在身上。

- "只是有点?好几个地方她的用词都和考利一模一样。我们问她小组治疗的话题时,她停顿了,然后回答'愤怒的处理方法吧',好像连她自己都不确定。就好像她在参加测验,昨天晚上临时抱了佛脚。"
-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 "我知道就怪了,"泰迪说,"我只有各种问题,每半小时就产生一个, 感觉还会有三十个。"
- "同意。"恰克说,"嘿,我有个问题问你——谁是安德鲁·利蒂斯?"
- "被你注意到了,嗯?"泰迪点燃一根打扑克时赢来的香烟。
- "你问了我们谈过话的每一个病人。"
- "我没问肯和蕾奥诺拉·格兰特。"

- "泰迪,他们连自己生活在哪个星球上都不知道。"
- "确实是这样。"
- "头儿,我可是你的搭档。"

泰迪背靠着石墙,恰克和他一样。他转过头,看着恰克。

"我们才刚认识。"他说。

"噢, 你不信任我。"

"我信任你,恰克。是真的。可在这件事上我违反规定了。是我主动要求接手这一案子的。早在它以电报的形式到达外勤分局的时候。"

第27节:隔离岛(27)

"所以……"

"所以我的动机并不是完全公正无私。"

恰克点点头,点燃一根烟,思索了一阵。"我的女朋友,朱莉——她叫朱莉·竹富——和我一样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连一句日本话都不会讲。真是见鬼,她父母往上数两代,早在那时就来到美国了。可是他们把她关到集中营里,然后……"他摇摇头,把烟蒂扔到雨中,拉出他的衬衫,露出右臀上方的皮肤。"你看看,泰迪。看我另外一道疤。"

这是道长长的疤痕,像凝胶一样颜色很深,有拇指那么厚。

"这也不是打仗时留下的,是在当联邦执法官的时候留下的。当时我在 塔科马冲进一扇门,我们要抓的那人用刀子捅了我。你敢相信吗?一把 该死的刀!我在医院里待了三个星期,好让他们把我的肠子缝回去。这 是为了联邦法警局,泰迪。为了我的国家。后来他们就把我从老家撵出 去,仅仅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有着东方肤色和眼睛的美国女人?"他把 衬衫塞回到裤子里。"去他妈的!"

"根据我对你的了解,"泰迪过了一会儿说,"我敢肯定你是真心爱那个女人。"

"就算为她去死,"恰克说,"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泰迪点点头。他知道的世界上最纯洁的感情莫过于此。

"别就此放弃,小子。"

"我决不会放弃,泰迪。不会的。但你得告诉我,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安德鲁·利蒂斯到底是什么人?"

泰迪把烟蒂扔在石头过道上,用脚后跟踩灭。

多洛蕾丝, 他心里想, 我得告诉她。我一个人完成不了。

在我犯下这么多过错之后——总是酗酒,总是让你独守空房,让你失望,让你心碎——如果我能够弥补其中任何一件……也许现在正是时候,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要做一件正确的事,亲爱的。我要补偿。别人也许不会理解,但是你会。

"安德鲁·利蒂斯。"他对恰克说,话语却堵在干涩的喉咙中。他做了个吞咽的动作,嘴里有了些唾沫,再次开口......

"安德鲁·利蒂斯,"他说,"是我和我老婆以前住的那幢公寓里的维修工。"

"嗯。"

"也是个纵火犯。"

听到这句话,恰克注视着泰迪的表情。

"然后……"

"安德鲁·利蒂斯,"泰迪说,"点燃了火柴,引起了那场火灾——"

"该死的真见鬼。"

"害死了我老婆。"

泰迪走到过道边缘,头探到顶棚外面,让雨水打湿脸和头发。他可以在下落的雨滴中看见她,消失在雨点撞击地面的那一刻。

那天早上,她本来不想让他去上班。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莫名其妙地变得易受惊吓,动不动就失眠。这导致她全身颤抖,头脑糊涂。那天闹钟响过之后,她挠他痒痒,然后提议关上百叶窗,把白天的光亮挡在外面,整天都不要下床。她拥抱他的时候抱得太紧,太久,以至于他都能感觉到她手臂的骨头压着他的脖子。

他淋浴时,她来到他身边,但他太过匆忙。已经迟到了,而且还像那些日子里经常有的那种宿醉的症状。他的头湿透了,如同钉子钉进去一般疼。她的身体贴在他身上,感觉好像砂纸。莲蓬头里喷出的水则猛烈得像BB弹。

"留下来吧,"她说,"就一天嘛。一天不去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温柔地把她抱开,伸手去拿肥皂,试图露出笑容。"亲爱的,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她把手探入他两腿间。"这里,把肥皂给我,我帮你洗。"她的手掌在他那里滑动,牙齿轻轻咬着他的胸膛。

他试着不推开她,尽可能轻柔地抓住她的双肩,将她举起,放到距离一两步远的地方。"别,"他说,"我真得走了。"

她笑了几声,又试图贴到他身上,但可以看到她的眼神越来越绝望。要快乐,要不再孤单一人,要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回到他工作过于忙碌、饮酒过度之前的那些日子,回到她某日早上醒来发现这世界太明亮、太喧嚣、太冰冷之前的那些日子。

第28节:隔离岛(28)

"好吧,好吧。"她向后靠。现在他可以看见她的脸,水在他肩头溅开,模糊了她的身体。"我要跟你讲定条件。不要一整天了,宝贝。不要一整天。就一个小时。就迟到一小时吧。"

"我已经——"

"一小时。"她说,又抚弄着他,现在手上沾满了肥皂。"就一小时,然

后你就可以走了。我想要你在我身体里的感觉。"她踮起脚尖去亲他。

他快速啄了一下她的双唇,说:"亲爱的,不行。"然后他把脸转向莲蓬头。

- "他们会不会把你召去支援前线?"她问。
- "嗯?"
- "去打仗。"
- "去打这么一丁点儿大的国家?亲爱的,还没等我系好鞋带,战争就结束了。"
- "我不知道,"她说,"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人会去那里。我的意思是——"
- "因为北朝鲜的军队并不是凭空变出那些军备来的,亲爱的。他们是从 斯大林那里弄来的。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吸取了慕尼黑的教训,当时本应 该阻止希特勒,所以我们现在要阻止他们。在北朝鲜。"
- "你会去。"
- "如果他们召我去,那我就必须去。但他们不会的,亲爱的。"
- "你怎么晓得?"

他在头发上涂抹洗发水。

-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她说,"他们为什么不能相安无事?这个世界就要被炸毁了,可我连为什么都不知道。"
- "不会被炸毁。"
- "会。你看看报纸——"
- "那就别看报纸了。"

泰迪冲掉头发上的洗发水,她把脸贴在他背上,双手游走在他的腹

部。"我还记得那天在椰林俱乐部第一次见到你。你穿着制服。"

泰迪讨厌她这样。记忆小径。她无法适应现在,无法适应他们目前的状况,并接受所有缺点。因此她沿着蜿蜒的小径回到过去,为了让自己觉得温暖。

"那时你多帅啊。琳达·考克斯说:'是我先看见他的。'但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我迟到了,亲爱的。"

"我怎么会那样说?不是的。我说:'或许是你先看到他,琳达,但我将会是看他看到最后的人。'她认为你近看样子很凶,但是我说:'亲爱的,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眼睛?那里没有一丝凶狠的感觉。'"

泰迪关上莲蓬头,转过身来,发现妻子身上也沾了些肥皂,一堆堆泡沫 溅在她的肌肤上。"要我再把莲蓬头打开吗?"

她摇摇头。

他在腰间围上一条浴巾,到水槽边刮胡子。她背靠墙看着他,身上的肥皂泡渐渐干成一块块白色的痕迹。

- "你为什么不擦干净?"泰迪问,"然后穿上睡袍?"
- "现在消失了。"她回答。
- "没有消失。看上去就像白色的蚂蟥爬满全身。"
- "我不是说肥皂泡。"她说。
- "那你是说什么?"
- "椰林俱乐部。你在那里的时候,它被烧成了灰烬。"
- "是啊,亲爱的,我听说了。"
- "在那里,"她轻声哼着,试着让心情欢快起来,"在那里……"

她永远有着最动人的嗓音。他从战场归来的那一晚,他们奢侈地在"帕克屋"开了一个房间。做爱后,他第一次听到她唱歌。当时他正躺在床上,她在浴室里,《水牛城女孩》的歌声随着蒸汽从门下钻出来。

"嘿。"她说。

"嗯?"他在镜子里瞥见她左半侧的身体。大部分肥皂泡都干了,这令他产生一种不悦的感觉。它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违背,但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

"你是不是有其他人了?"

"什么?"

"有吗?"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我要上班,多洛蕾丝。"

"我摸你的小弟弟,就是在——"

"别说那个词。真他妈要命啊!"

"淋浴的时候,你却连硬都没硬起来。"

"多洛蕾丝。"他从镜子前转过身来,"你刚刚还在说炸弹,世界末日什么的。"

她耸耸肩,好像那与当下的谈话毫不搭边。她一脚向后抵在墙上,用一根手指擦掉大腿内侧的水。"你不再干我了。"

第29节:隔离岛(29)

"多洛蕾丝,我是认真的——你别在家里这样说话。"

"那我只能假设你干她。"

"我不干任何人,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个字了?"

"哪个字?"她用一只手遮在黑色的阴毛前,"干?"

- "对。"他抬起一只手,另一只则继续去刮胡子。
- "这么说,那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 "你知道它不好。"他沿着喉部把剃须刀向上推,听着泡沫里刀片刮过胡子的哧哧声。
- "那么,哪个字是好的呢?"
- "嗯?"他把剃须刀浸一下水,甩了甩。
- "有关我身体的哪一个字眼,不会让你握起拳头?"
- "我没有握拳头。"
- "你握了。"

他刮完喉部,用毛巾擦了擦剃须刀,接着把刀片扁平的那端贴在左侧的 鬓角下。"不,亲爱的,我没有。"他在镜子里瞧见她的左眼。

"我该说什么好呢?"她一手插进头发里,一手抓着下体的毛。"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舔它,你可以亲它,你可以干它。你可以看着婴儿从那里面出来。但你却不能提那个字?"

"多洛蕾丝——"

刮胡刀深深划进泰迪的皮肤,他怀疑已经触到了颌骨。他瞪大眼睛,整个左半边脸露出惊愕的表情,脑门上青筋毕露。几滴剃须液落入伤口,鲜血涌出来,滴进水槽里的白色泡沫和水中。

她拿了一块毛巾凑上来,但他把她推开,龇牙咧嘴,感觉到疼痛似乎钻进眼睛里,灼烧他的大脑。血滴入水槽,这时他真想哭。不是因为疼痛,也不是因为宿醉,而是因为他不明白,自己的妻子,这个和他在椰林俱乐部跳第一支舞的女子,究竟怎么了。他不知道她会变成什么样,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那些小型的、龌龊的战争造成的伤害,充满愤怒的仇恨,华盛顿、好莱坞的间谍,学校宿舍里的防毒面具,地下室里的水泥防空洞,它们会让这世界变成什么样。这一切,出于某种原因,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妻子,这个世界,他的酗酒,还有他投身的战争,他之所以投身其中是因为坚信战争将终止这一切……

血还在流入水槽,多洛蕾丝不断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接过她第二次递上的毛巾,但却无法触摸她,无法看着她。他能听出她在哭,知道她眼中噙着泪,脸上挂着泪,他痛恨这个世界和世间的一切都变得如此混乱,猥琐不堪。

报纸上有报道称,他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爱她。

谎言。

他真正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的天哪,多洛蕾丝,你得振作起来。你有你的责任。你偶尔也得想想这些,行不行?还有你的脑袋瓜能不能他妈的正常点?"

这些才是他妻子最后从他那里听到的话。他关上门,走下楼梯,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停住脚步。他想过要掉头回去,想过要走上楼回到公寓把事情处理好。或者,即使没有处理好,至少态度温和一些。

温和一些。假如当时那样就好了。

那个喉部有道甘草条般疤痕的女人沿着过道摇摇摆摆朝他们走来。她的脚踝和手腕上都带着镣铐,左右两边各有一名杂工押送。她看上去很快乐,发出鸭子叫般的嘎嘎声,还试图拍打胳膊肘。

"她做了什么?"恰克问。

"这个嘛,"杂工说,"这位是老麦琪。我们叫她麦琪·月亮派。她刚去过水疗室,不过对她你可不得不提防点儿。"

恰克说:"有趣的女人。"

"是你带回家去见老妈的那种。"

"然后她会杀了你妈妈,把她埋在屋子外头的厕所里,但是……"恰克燃起一根烟,"利蒂斯。"

"害死了我老婆。"

"这个你说过。怎么害的?"

- "他是个纵火狂。"
- "这个你也说过。"
- "他过去还当过我们大楼的维修工。他和大楼的老板闹了一通,被炒了鱿鱼。当时,我们只知道有人纵火,肯定是有那么一个人。利蒂斯被列入怀疑名单,但他们着实花了点时间才找到他,等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编出了一个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哎,我真不敢断定就是他干的。"

第30节:隔离岛(30)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看法?"

"一年前。我翻开报纸,一眼就看到了他。他把自己上班地方的一间校舍烧成平地。和上回完全相同——他们开除了他,然后他跑回来,在地下室放火,往锅炉里灌油并引起爆炸。手法如出一辙。校舍里没有学生,但校长在那儿加班。她死了。利蒂斯接受审判,他声称自己幻听,然后他们把他送去夏塔克。在那里发生了些事——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六个月前他被转到这里。"

"但没人见过他。"

"A区和B区没人见过他。"

"这说明他在C区。"

"对。"

"或者死了。"

"有这可能。又多了一个理由去墓地找找。"

"我们暂且假设他还没死。"

"好吧……"

"如果你找到他,泰迪,你打算做什么?"

- "不知道。"
- "别跟我来这一套,头儿。"
- "知道吗?"他对恰克说,"我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最后那个早上,她提起了椰林俱乐部的火灾。"

"哦?"

"那是我们相识的地方。椰林。她是因为那个有钱的室友才去的,我去是因为他们给军人打折。就在我坐船离开的前几天。我跟她跳了一晚上的舞,连狐步也跳了。"

恰克背倚着墙伸出脖子,望着泰迪的脸。"你跳狐步?我试着想象,不过……"

"嘿,"泰迪说,"如果你看到我老婆那天晚上的模样,只要她开口要求,你就会像兔八哥似的在舞池里蹦来蹦去。"

"这么说你是在椰林俱乐部认识她的?"

泰迪点点头,"后来它被烧成平地,那时我在——意大利?没错,当时 我在意大利。她认为这件事,我不知道,我猜她认为有什么意义吧。她 很怕火。"

"但她却死于火灾。"恰克轻声说。

"太不可思议了,是吧?"泰迪尽量不去想最后那天早上她的模样:弯起一条腿搭在浴室墙上,赤裸着身子,身上溅着惨白色的泡沫。

"泰迪?"

泰迪朝恰克看。

他摊开双手,"在这件事上我支持你,无论如何都支持你。你要找到利蒂斯然后杀了他?我觉得中。"

"中。"泰迪露出微笑,"我上回听到这个字眼还是在——"

"可是头儿,我需要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是认真的。我们必须把这事遮掩过去,否则我们可能会落得个被送去凯弗维尔听证会的下场。近些日子人人都盯着我们,知道吗?盯着我们每一个人。虎视眈眈。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泰迪把额前一丛茂密的头发撩到后面。"我认为你了解这个地方。我认为你知道一些事却没有告诉我。我认为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复仇。"

泰迪一只手拍拍胸口。

"我是说真的,头儿。"

泰迪说:"我们已经湿了。"

"那么……"

"我想说,你介不介意再湿一点?"

他们从大门出去,走到海边。雨水裹住了一切。房屋一般高的海浪拍打着岩石。它们蹿得很高,水花四溅,接着让位给新的一波海浪。

泰迪朝这一圈树木的南边望过去,他看到阿舍克里夫医院的顶部,那一扇扇对一切保持戒备的屋顶窗。

"难道你以为考利不知道你来这儿的真正动机?"

"我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雷切尔·索兰多。"

"我靠,泰迪,如果那个杀你老婆的家伙被关在这里,那——"

"他不是因为这个被定罪的。没有什么会让人把他和我联系在一起。没有。"

恰克坐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低头躲雨。"那好,去找坟地吧。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为什么不去试试看能否找到坟地?假如能看到一块刻着'利蒂斯'名字的墓碑,我们就知道这一仗打完了一半。"

泰迪点点头,把笔记本侧过来,让恰克看清楚,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它们被用力写在纸上,墨水在雨中已开始晕开:

9

一片光秃秃的原野赫然出现在他们下方,平整得就像云层的底部,上面只有一两丛零星的灌木,暴风雨刮落的厚叶片,以及许多小石块。起初泰迪以为这些石块是随叶子一起被风刮来的,可在悬崖远端向下走到半途时他停住脚步,又重新打量了一番。

第31节:隔离岛(31)

这些石块散布在整片原野上,紧密地堆成很多小堆,间隔大约六英尺。 泰迪把手放在恰克的肩膀上,指给他看。

"你数数一共有几堆?"

"什么?"

泰迪说:"那些石头。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它们被分成一堆堆的。你数数有几堆?"

恰克看了他一眼,暗想该不是暴雨浇昏了这家伙的脑袋。"那些不过是 石头罢了。"

"我没开玩笑。"

恰克又用之前的眼神看了泰迪一会儿,才把注意力转向原野。过了一分钟,他说道:"我数下来是十个。"

"我也是。"

恰克踩着泥浆打了个趔趄,一只向后甩的胳膊被泰迪抓到,好不容易稳住步子。

"我们要不要下去?"恰克问道,朝泰迪做了个有点儿气恼的鬼脸。

他们小心地走到下面。泰迪靠近石堆,发现它们形成了上下两排。一些 要比其他的小很多,甚至只有三四块石头,其他的则有十多块,可能二 十块也不止。

泰迪在两排石堆之间踱着步,然后停下,对恰克说:"我们数错了。"

- "怎么会?"
- "你来看这两堆中间。"泰迪等他走近,两人一起朝下看。"这里有一块石头,自成一堆。"
- "这种刮大风的天气?不可能,应该是从其他石堆掉下来的。"
- "这块石头和两边石堆的距离是相等的,和左边一堆距离半英尺,和右边一堆也是半英尺。再看接下来的一排,也有两块这样的石头。单块石头自成一堆。"
- "所以……"
- "所以说,一共是十三堆石头,恰克。"
- "你觉得是她留下来的?你真的这样想?"
- "我觉得肯定是什么人留下的。"
- "又是一串密码。"

泰迪在石堆边蹲下,把军用风雨衣拉过头顶,并用两片防水门襟挡在身前,以免雨水淋到笔记本。他像只螃蟹一样侧移着,在每一堆石头前停下来,数清石头的数目,再记到笔记本上。大功告成后,本子上记着十三个数字: 18-1-4-9-5-4-23-1-12- 4-19-14-5。

"没准这是个组合密码,"恰克说道,"用在世界上个头最大的挂锁上。"

泰迪合上笔记本,放进口袋里。"这个猜想不错。"

- "考利问过你是不是在陆军情报局干过。你是不是撒了谎?"
- "是,又不是,"泰迪说,"我是从正规军退下来的。"

- "可你是怎么进去的?"
- "初训结束,我被送到了无线电学校。"
- "然后呢?"
- "在军事学院上了个速成班,然后就到了情报局。"
- "那你怎么会跑到一般部队里去?"
- "我搞砸了!"泰迪必须迎着风大声吼,"有一回破译失败,把敌军的方位坐标弄错了!"
- "后果有多严重?"

泰迪还能听到从无线电另一端传来的声音:尖叫声、静电干扰、哭喊声、静电干扰、机关枪扫射声和随之而来更多的尖叫声和静电干扰。接着是一个男孩的说话声,以所有杂音为背景,他说:"你看见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在哪儿吗?"

"大概半个营的人,"泰迪在风中大喊,"被做成肉糜糕装了盘。"接下来的一分钟,他耳边只有狂风的阵阵呼号。

恰克大吼:"我很抱歉,那真是太糟糕了。"

他们攀上一处小山头,山顶的风差点把他们吹下去,幸好泰迪抓紧了恰克的胳膊。两人低头向前跋涉,保持那姿势走了好一会儿,头和身体深深弯着,一开始甚至都没发现那些墓碑。他们艰难地行进,雨水模糊了眼睛,接着泰迪绊到一块墓碑。它向后翻倒,被大风生生掀出墓穴,躺在地上仰面看着他们。

雅各布·普勒夫

掌帆手

1832-1858

他们左边的一棵树被吹倒,断裂的声音像是斧头劈开了铁皮屋顶,恰克大喊:"我的天哪!"接着,树上的一些枝干被风卷起,子弹般从他们眼

前掠过。

他们用胳膊护住脸, 进入墓地。

他们默默坐了一会儿,各自抽了根烟。泰迪想起乘坐父亲的船出航那 天。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大自然如此漠视他的存在,力量远远在他之 上,他把风想象成长着鹰脸尖喙的东西,朝着陵墓向下俯冲,发出乌鸦 叫的呱呱声。它充满了愤怒,将海浪变成高塔,将房屋嚼成火柴棍,一 下子就能把泰迪抓到空中,甩到中国去。

第32节:隔离岛(32)

"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我在北非待过,"恰克说道,"经历过几场沙尘 暴。但和眼前的这个还是不能比。不过这种事一过就忘了,说不定当时 和这次一样糟糕。"

"这种暴风雨我还吃得消,"泰迪说道,"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不至于走到外面去感受风吹雨淋,悠然自得地漫步,可这比起寒冷要好多了。在阿登地区,我的老天哪,你刚呼出的气就结成了冰。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冷得让我觉得自己的手指像着火似的。你说这种感觉怎么样?"

"在北非,我们是酷热难耐。有人活活被晒死。只消在太阳底下站一分钟,马上就躺在甲板上了。很多人因此得了冠心病。我击中一个家伙,他的皮肤被晒得非常单薄,他还转身看着子弹从自己身体另一边穿过。"恰克的手指敲打着石凳。"就这样看着子弹飞过,"他轻轻地说,"我对天发誓。"

"他是你杀的唯一一个人?"

"近距离的。你呢?"

"我正好相反。杀过不少人,看过他们大多数的尸体。"泰迪头向后靠在墙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让他去打仗,就算是像我们那样别无选择必须得打的仗。我不确定那件事是否可以向任何人问起。"

"哪件事?"

"杀人。"

恰克抬起一边膝盖顶住胸膛。"你知道吗?我父母、我女朋友,还有一些没通过体检的朋友,他们都问起过我。"

"是啊。"

"那是什么感觉?他们就想知道这个。你会想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只不过从上面看着罢了。'"他伸出双手,"我不能解释得更好了。我说得听上去还有点道理吧?"

泰迪说道: "在达豪集中营,纳粹党卫军向我们投降。整整五百人。当 时有战地记者在场, 可他们亲眼看到了火车站成堆成堆的尸体。他们闻 到的气味跟我们闻到的一样。他们看着我们,希望我们干我们该干的 事。我们当然也很想做。于是我们把那些德国佬统统送回了老家。先让 他们缴械,身体靠在墙上,再处决。机关枪一扫就干掉三百人。沿墙一 路走下去,看到还有人呼吸就在脑袋上补一颗子弹。如果说我们在那里 曾经犯过任何战争罪行,那肯定算一次。对吗?但是,恰克,我们只能 做这些。该死的记者们都在拍巴掌。集中营的犯人们高兴得掉下眼泪。 所以我们把几个突击队士兵交到他们手里,他们把那几个人撕成了碎 片。到那天晚上,我们已经把五百人从地球表面抹去了。杀得一干二 净。没有自卫,也不是打一场战争。纯粹的屠杀。即便如此,这里并没 有对与错的争论。他们应该得到更重的惩罚。所以,没关系——可一个 人该怎样面对这一切?你该如何告诉自己的妻子、孩子,你干过这样的 事?如何告诉他们你处决了手无寸铁的人?如何告诉他们你杀死的人中 间有小男孩? 他们虽然端着枪穿着军装, 但仍旧是普普通通的男孩。答 案就是——你要对他们守口如瓶。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即使你所做的有 正当理由, 也大错特错, 并且一辈子也别想洗清。"

过了一会儿,恰克开口说道:"至少还有正当的理由。你见过那些从朝鲜回来的可怜虫吗?他们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去那里。我们阻止了阿道夫,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对吗?我们至少做了点事,泰迪。"

"是啊,我们做了,"泰迪承认,"有时候这样就够了。"

- "一定是这样。对不对?"
- 一整棵树从门前掠过,树冠朝下扎在水中,根须犄角似的指向空中。

"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等它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大海中央了,然后它会说:'慢着,有点不对劲。'"

"'我应该在那儿才对。'"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那山丘弄成我想要的样子。'"

他们在黑暗中发出轻轻的笑声,望着整座岛屿在风雨中摇晃,如同狂热的梦魇。

"头儿,你对这里究竟了解多少?"

第33节:隔离岛(33)

泰迪耸耸肩膀,"我了解一些,还不太够。不过足以让我吓一大跳。"

"哦,好极了。你害怕了。如果换一个普通人,他会有什么感觉?"

泰迪笑道:"极度恐惧?"

"好。你就当我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吧。"

"外界只知道这里是个试验机构。我告诉过你——采用激进的疗法。它的资金部分来自州政府,部分来自联邦监狱管理局,但其中大部分来自一九五一年由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立的基金会。"

"哦,"恰克说道,"好极了。在波士顿港的一座小岛上战斗。他们究竟怎样运作?"

"对人脑进行试验,我是这么猜的。可能是把知道的东西写下来,然后 交给中央情报局里那些从前和考利在战略情报局一起工作的伙计们。我 不知道。你听说过苯环利定吗?"

恰克摇摇头。

"LSD和酶斯卡灵呢?"

- "不知道,没听说过。"
- "这些都是迷幻药,"泰迪说道,"能让你产生幻觉的药剂。"
- "哦。"
- "即便是很少的剂量,用在完全理智的人身上——你或者我——都会出现幻觉。"
- "从我们门前头朝下飞过的那棵树算吗?"
- "啊,关键就在这儿。如果我们两个人都看见了,就不能算是幻觉。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幻象。比如说你现在低下头,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胳膊变成了眼镜蛇,正抬起头张开血盆大口试图咬掉你的脑袋?"
- "如果真像你所说,那今天可别提多倒霉了。"
- "或者雨滴变成了火焰?灌木丛变成猛扑过来的老虎?"
- "那今天就更晦气了。我压根儿就不该起床。等等,打住,你是说这些药可能让一个人认为那些玩意儿都是真实发生的吗?"
- "不光是'可能',是一定会。如果用量正好,你就会产生幻觉。"
- "你说的这些药可真厉害。"
- "是的,没错。要是这种药吃下很多会怎样呢?那效果就和严重精神分裂没什么区别了。那家伙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肯,就是他。他的腿哆嗦着。他相信那些话。蕾奥诺拉·格兰特,她看见的不是你。她看见的人是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
- "别忘记——还有查理·卓别林呢,我的朋友。"
- "我本来打算模仿一番,可惜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口气。"
- "不错啊,头儿。你可以来卡茨基尔山帮我开场了。"
- "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精神分裂者把自己的脸抓花,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手变了模样,成了野兽什么的。他们看到不存在的事物,听到其他

人听不到的声音,从完全没有问题的屋顶跳下去,因为他们以为大楼着火了,诸如此类。致幻剂能导致类似的幻觉。"

恰克指着泰迪,"你一下子比平时要博学很多啊。"

泰迪说道:"我还能告诉你什么,我只是做了点功课。恰克,你觉得如果对极度精神分裂的人使用致幻剂,结果会如何?"

"没人会那么做。"

"他们就在做,并且完全合法。只有人类会患上精神分裂,其他动物像老鼠、兔子和奶牛是不会的。所以,要想找到治疗方法,你该拿什么做试验?"

"人。"

"答对了,奖你一根雪茄。"

"雪茄也只不过是雪茄,是不是?"

泰迪说:"随你怎么想。"

恰克站起身,把手放在石板上,望着外面的狂风暴雨。"这么说,他们给病人服药,使他们的精神分裂症更加严重?"

"其中一组是做这类实验。"

"另外一组呢?"

"他们会让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服用致幻剂,然后观察其大脑的反应。"

"简直浑蛋。"

"这是有案可查的,伙计。你应该抽空参加一场精神病专家讨论会。我 参加过。"

"可你说这是合法的。"

"是合法,没错,"泰迪说道,"同样,优生学的研究也合法。"

"但这如果合法,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泰迪靠在石板上,"确实是这样,我来这里不是要逮捕任何人。我只是被派来收集信息的,仅此而已。"

第34节:隔离岛(34)

"慢着——被派来?我的老天啊,泰迪,我们来这里的背后到底还有多少黑幕?"

泰迪叹气,抬头看着他,"很多。"

"回到一开始。"恰克举起一只手,"从头讲起,你是怎么搅进这趟浑水的?"

"整件事情起因于利蒂斯。一年前,"泰迪说道,"我去了趟俄克拉荷马州的夏塔克医院,假装要审问他。我胡乱编了个故事,说他的一个同伴已经被联邦政府通缉了,希望从利蒂斯身上得到一些那家伙下落的讯息。可关键是,利蒂斯当时不在。他已经被转到阿舍克里夫医院来了。我打电话过来问,他们说没有这个人的记录。"

"然后呢?"

"然后这让我十分好奇。我打电话给城里的几家精神病院,他们都知道阿舍克里夫,可没人愿意谈起它。接着我和关押精神病刑事罪犯的兰顿医院的院长谈了一次。我以前见过他好几回,我对他说:'鲍比,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不过是一家医院兼监狱罢了,跟你这儿一样。'他听后连连摇头,说:'泰迪,那里和我这儿完全两样。那里涉及机密,暗箱操作。别到那儿去。'"

"但你还是来了,"恰克说道,"我也被安排跟你一起来。"

"那不是计划中的事,"泰迪说道,"负责的探员告诉我必须带上一个搭档,我就带上了一个。"

"这么说,你一直在等机会,寻找借口来这儿,是吧?"

"差不多吧,"泰迪说道,"可回头想想,我还真不敢打包票说会有这么个机会。我是说,就算真有犯人逃脱,我不知道我那时会不会正好去外

- 地出差,会不会派其他人去处理。或者,嗨,有太多可能了。一句话, 我运气不错。"
- "运气?去他妈的。"
- "你说什么?"
- "这不是运气,头儿。运气不是这么来的。这个世界也不是这么转的。你真以为你是恰巧被派来接这个差事?"
- "是啊。听上去有点疯狂。可是——"
- "你第一次打电话到阿舍克里夫问起利蒂斯的时候,有没有讲明身份?"
- "当然。"
- "那么就是说——"
- "恰克,已经有整整一年时间了。"
- "所以说,你认为他们不会密切关注吗?尤其是有关一个他们声称没有任何记录的病人?"
- "再说一遍——是十二个月前的事情了。"
- "泰迪,我的上帝。"恰克压低了声音,手掌按在石板上,深吸了一口气。"我们来假设他们在这儿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说他们在你踏足这座小岛之前就已经盯上你了,如果是他们把你引到这里来的?"
- "哦,胡说。"
- "胡说?那雷切尔·索兰多人呢?哪里有一丁点的证据能证明她曾经在这个世上存在过?我们拿到手的一个女人的照片和档案是任何人都能伪造的。"
- "但是,恰克——就算他们凭空捏造出她这个人,就算他们设计了整件事,他们仍然没有办法预料到我会被派到这儿来。"
- "你曾经调查过这里,泰迪。你到处打听过这个地方。他们围着一个腐

烂物处理厂建了电栅栏。他们在堡垒里面建了一个病区。他们在一个能容纳三百个人的病区只收治了不到一百号病人。这个地方太他妈的恐怖了,泰迪。没有其他任何医院愿意谈起它,难道你还不能从中悟出点什么?这里的总医师和战略情报局有密切联系,资金来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下属的一个贿赂基金。这里的一切都在明明白白地显示'政府活动'。你觉得这过去的一年只有你在调查他们,对他们也在关注你的这种可能性感到吃惊吗?"

"我要说多少遍你才会明白,恰克,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会被派来调查雷切尔·索兰多的案子?"

"你是不是他妈的变傻了?"

泰迪直起身,低头看着他。

恰克举起一只手,"抱歉,抱歉,我太紧张了,别发火!"

"好。"

"我要说的是,头儿,他们知道你会饥不择食地找任何机会到岛上来。 杀你妻子的凶手在这里。他们要做的就是谎称某人逃跑了,接下来你就 算撑杆跳也要跳到岛上来。"

第35节:隔离岛(35)

那扇门挣脱了最后一片合页,他们望着它重重砸在石块上,接着飞向空中,箭一般射过墓园上空,消失不见。

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廊,然后恰克问:"我们两个人都看到了,对吧?"

"他们把人当成小白鼠,"泰迪说道,"难道这不让你感到不安吗?"

"我都吓坏了,泰迪。但你怎么知道这些?你说你是被派来收集消息的。谁派你来的?"

"我们第一次和考利见面时,你听到他问起参议员吧?"

"是。"

"赫利参议员,民主党人,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他是一个分委员会的会长,管理精神卫生事务方面的公共基金。他清楚流到这儿的都是些什么钱,感觉极不舒服。有一回,我碰到一个叫乔治·诺伊斯的家伙。诺伊斯在这儿待过,在C区。离开这座岛两个星期后,他拿着刀子走进麻省阿特波罗市的一家酒吧,见人就捅。都是些陌生人。入狱后,他讲起C区里龙的故事。他的律师想辩称当事人精神失常。如果这个世上存在精神失常,那肯定是他没错了。他就是个疯子。但诺伊斯解雇了他的律师,走到法官面前俯首认罪,差不多在求法官把他送到监狱去,随便哪个监狱,只要不是医院就好。之后他在监狱蹲了一年,逐渐恢复了理智。最后,他开始讲述发生在阿舍克里夫的事情。他说的听上去很像疯话,可参议员觉得也许并非像其他人认为的那么疯狂。"

恰克坐在石板上挺直腰板,点了根烟吸了一小口,琢磨着泰迪的话。

"但是参议员如何知道要去找你,然后你们两人是怎么找到诺伊斯的?" 刹那间,泰迪觉得好像看到外面风雨大作的天空中有弧光扫过。

"事实正好相反。是诺伊斯先找到我,我又找到了参议员。一天早晨, 兰顿医院的院长鲍比·法里斯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还对阿舍克里夫感 兴趣。我回答说当然,他告诉我在戴德姆镇的监狱里有一个罪犯,他知 道很多阿舍克里夫的事情。因此我去了几次戴德姆,和诺伊斯谈话。诺 伊斯说他读大学时,有一年在考试的时候有点紧张。他对着老师大嚷大 叫,一拳打破寝室的一扇窗。最后他和精神科的某个家伙聊了起来。接 下来你也知道,他答应参加一个试验,赚点小钱。一年之后,他辍学离 校,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在街头巷尾胡言乱语,看到幻影,一 切症状他都有。"

"这么说这孩子最早的时候还是正常的……"

泰迪又看到亮光划过雨夜,他走到门口,注视着外面。闪电?这还说得通,他猜,可之前怎么就没看见过闪电?

"再正常不过了。可能有点——他们这儿的人怎么称呼来着?——'情绪控制问题',但总体来看,一点儿都不疯。一年之后,他脑子就出了问题。一天他在公园广场看到一个家伙,认定他是推荐自己去精神科的那个教授。长话短说——诺伊斯认错人了,但他没轻饶这家伙。因为这个他被送到了阿舍克里夫医院,A区,但在那里没待多久。当时他性情十

分暴戾,就被送到了C区。他们喂了他一肚子致幻剂,然后走得远远的,静观他以为龙要来吃他的疯样。我猜这可能比他们希望的还要过头吧,因为到最后,为了让他冷静下来,这些人不得不给他动了手术。"

"手术?"恰克问。

泰迪点点头,"经由眼眶的额前叶脑白质切离术。手术做起来很好玩, 恰克。他们把你电休克,然后用一根冰锥刺进你的眼睛。我不是在开玩 笑。不用麻醉剂。他们这里插插,那里捅捅,从大脑里取出一些神经组 织,然后就大功告成。简单极了。"

恰克说道:"《纽伦堡法案》禁止——"

"纯粹为了科学的利益做人体试验,没错。我原以为我们碰到一个违反《纽伦堡法案》的案子。参议员也这么认为。可事实并非我们想的那样。如果是直接对付病人身上的疾病,这些实验就可以进行。所以只要一个医生说:'嗨,我们只是在帮那个可怜的家伙,看看这些药物是否能导致精神分裂,那些药物是否能治疗精神分裂.....'这样他们就完全不触犯任何法律。"

"慢着,等一下,"恰克说道,"你说这个叫诺伊斯的做过一个经由,呃……"

"经由眼眶的额前叶脑白质切离术,没错。"

"可是不管这个手术有多原始,如果它的意义在于让人冷静下来,他又怎么可能在公园广场攻击别人呢。"

"显而易见,这方法不管用。"

"这种情况很常见吗?"

泰迪再度看到那些弧光,这回他相当确定听到了狂风怒啸中透出来的引擎突突声。

"执法官!"声音在风中十分微弱,但他们两人都听见了。

恰克把腿甩到石板边上,跳了下来,跟泰迪一起站在门口。他们看见墓地远处的车前灯,也听到了扩音器传来的喊声,还有尖锐刺耳的噪音。

"执法官!如果你们在这里,请给我信号。我是副院长麦克弗森。执法官!"

泰迪说:"你说厉不厉害?他们找到我们了。"

"头儿,这是座小岛,他们总会找到我们。"

泰迪和恰克目光交会,然后泰迪点点头。从认识到现在,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恰克眼中流露出恐惧,他咬紧牙关,试图抵消恐惧。

"没事的,伙计。"

"执法官!你们在这里吗?"

恰克说:"我不知道。"

"我很清楚。"泰迪说,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跟紧我。我们现在要走出这个鬼地方,恰克。别一不留神出了岔子。"

然后,两人走出门外,步入墓地。狂风犹如一排站在锋线上的橄榄球队 员冲撞着他们的身躯,但他们稳住脚步,手臂扣在一起,抓住对方的肩 膀,朝着灯光蹒跚前行。

如果你不知道都什么书?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

【奥丁读书小站】一个专业推荐各种书籍的公众号,推荐的这些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